

年卷

期

第

1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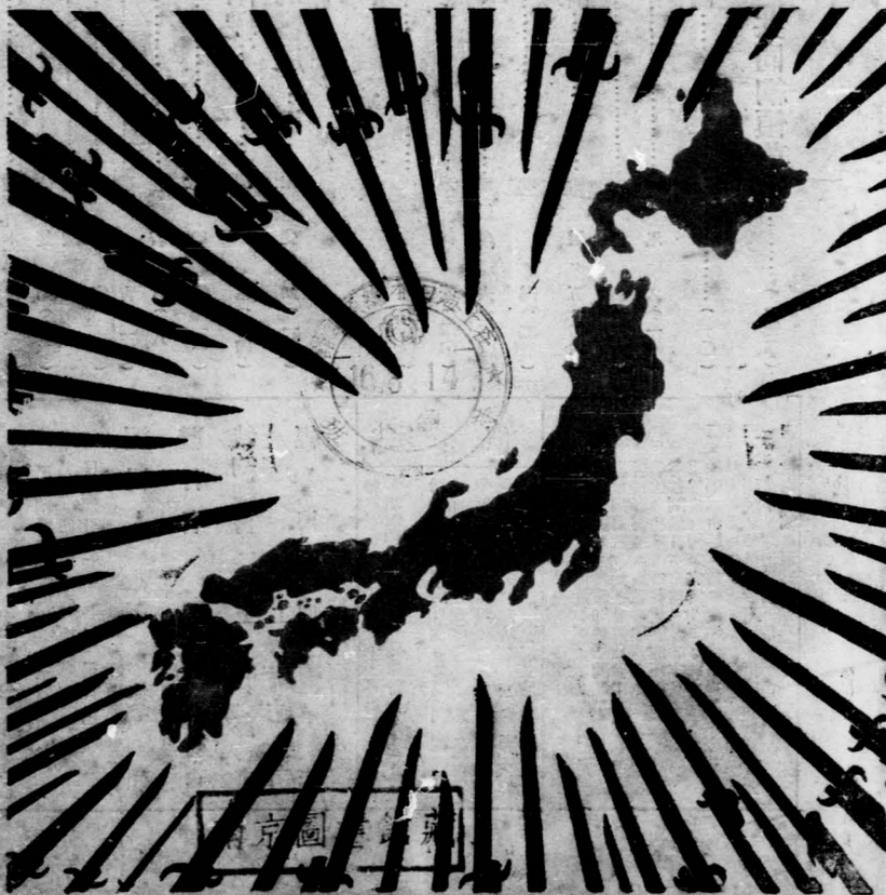
1-6

戰時日本

宋斐如主編

生活書店特約經售

二十七年八月一日



新刊詞

戰時日本研究會

北京圖書館藏

日本問題在平時即須研究，在戰時更須研究。大家都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認識敵人之重要性是無庸贅言的了。然觀我們的學術界的情形怎樣？在平時有沒有一個比較大規模而且真正從事研究的日本問題研究團體？政府方面雖說也有研究日本問題的施設，並且很注意我們四十多年來的「老仇敵」。但是仇敵爆發後，立刻感覺到日本問題資料的缺乏和研究成績的貧乏。

大家又都認爲：要持久抗戰爭最後的勝利。當以激發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心爲第一要件，而暴露敵人的弱點，宣傳敵人的危機，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辦法。但是抗戰以來無論官方或民間，曾經有過什麼關於揭發敵人弱點，宣傳敵人的危機呢？全面抗戰已逾一年，討論日本問題及揭發敵人危機的書籍，也不多見，在宣傳的方面不過是二十種的小冊子，在實行的方面，即連戰前出版的「當日本作戰時」之類的著作，都沒

有見過一種。

在全民抗戰的今日，在必須發動民衆，以與敵人拚個「你死我活」的今日，一般民衆對於敵人的真面目，依然沒有深刻的認識；中日兩國民衆切實攜手打倒共同敵人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真諦，更非一般國民所能了解。經過一年抗戰而敵人已經暴露了不少弱點的今日，還有一部分人恐懼日本紙老虎的深威，或顧慮到日本社會革命對我的影響。這是當前最急切而須努力消除的錯誤。對於前一點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曾經屢次指示全國民衆堅持抗戰到底的方針。對於後一點，領袖也曾於抗戰一周年頒發「告日本國民書」。這種指示，是我們應當深刻體念及絕對遵守的。

自抗戰進入第二期而戰爭更加擴大以來，政府及民間對於關係敵人的工作，漸感到必要，政府方面成立了不少對敵工作的機關或部門。民間也常有關於日本問題講座，出版日本問題叢刊，創辦日本問題雜誌的要求。於是敵會全人一面處於工作的興熱，一面瀰漫於這種要求。根據了「戰時日本研究會」，計劃創辦「日本問題講座」，開設「日本問題函叢社」，刊行「日本問題叢書」及「日本問題雜誌」。本會還要樹立「官民合作軍民協力」的原則，以與各機關及各團體合作，但是不幸在本會剛剛成立的時候，武漢就呈了極度的緊張，許多計畫都無法如期進行，於是全人遂決定先創刊一種定期刊物，把各人研究及討論的結果，公開向國人發表。本刊就在這樣的情勢和動機之下出來和社會見面了。

本刊是很難本會的宗旨而產生，所以本刊的目的和內容就是：

- (一) 有系統地，深入地討論日本各方面的問題；
- (二) 多方面地，具體地刻畫日本帝國主義的真面目；
- (三) 把敵人的弱點和危機，廣泛地向國內外宣布；
- (四) 擬議各方面對敵工作的方案和實施辦法。

我們要在上述的目的範圍內，發表文字，貢獻抗戰，我們願以成績來和社會見面，以取得社會的信任，並增強各方面對於這種工作的重要性的信念。

本刊之得以產生，由於各方面同情本事業的人士精神上及物質上的贊助。我們不但爲本刊深致感謝之意，並且爲國家、民族社會深感慶幸的愉快。然而我們的力量依然非常單薄，所以希望各界團體及個人繼續不斷地給予贊助，指教，和合作！

610731

610731

南京圖書館藏

時事述評

日本反戰運動的國際化

宋斐如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以來，日本國內即有反對侵略戰爭的運動在蓬勃着。這是因為侵略戰爭事實上帶給日本民族巨大的壓迫所激起的。日本內地各階層革命黨都站起來反對了，台灣及朝鮮的民族也起來開始後方的破壞工作了。不過，從前的反戰運動只是個別的，孤立的，彼此之間無密切的聯絡。直至最近始有日韓台聯成一體作更有力的鬥爭的傾向。日韓台三個地區戰爭同志漸漸集結在一處，努力建設一個獨立準備委員會之成立，這是組織戰時具體化的序幕。

本會最近接到「日本朝鮮台灣反法西斯同盟創立準備委員會宣言」一件，讀之深感其，從來所把持的日本反戰運動更有其確實性，並種反戰運動的前途更可樂觀。這不僅因為一道宣言的辭句而更因為這宣言的發而確實顯露着革命的動力和發展的條件。吾人觀之，本會已不斷地強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侵略中國之密切的關係，因此「本民族解放運動及聯合的獨立運動和中國的民族革命，就假使能相結合，是不可分離的條件。前，我在東京的時候，一個著名的世界政治經濟雜誌編輯者，曾對我說：「只要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央組織強，起來，給與日本帝國主義以強硬的抵抗，我們國內的革命勢力就可以加強百倍，我們對革命就可以獲得優秀的機會。」現在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抵抗已經一年有餘了，日本本國的反抗力量和工作雖不算不大，但方法始終還有多少的缺點，最主要的是各方的反抗力量還不能團結成爲一體而作有系統的行動。我們的計劃固然已經促成日本國內民族

運動的各派聯結成一條陣線，朝鮮獨立運動派也融合成一體，台灣的民族革命勢力更進一步而融合到祖國的陣營中，但是這些革命力量彼此之間始終還是隔離的，其行動還是各自爲政的。這種方式削弱了不少力量。

然而聯結一體的必要，已便便從各方面力量聯合作戰時，乃發展成一個國際的大力量。上引宣言說得對：「現在全世界的人類如果從這極端的不安中脫離出來，要經過這黑暗絕望的戰爭，必須緊決保衛民主主義的堡壘，維護真正的世界和平，對法西斯侵略者進行全力作戰。」而「日本法西斯即與世界法西斯侵略者聯中，最危險的主帥，是希特勒的先鋒」。因此，需要「保衛民主主義的堡壘，維護世界和平，那末非反對日本法西斯對各國的侵略，維護中國偉大的正義的抗戰不可」。他們深刻覺悟到的是：「在日本法西斯支配下的我們被壓迫大眾，不管其爲日本國內的勤勞大眾也好，爲殖民地朝鮮民族和台灣民族也好，都要明瞭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我們如果不願意做侵略的工具而準備屠殺中國的兄弟時自己已取毀滅亡，那末我們爲求自己的生存和解放，爲救中國兄弟於日本法西斯強盜的屠殺的慘禍，必須對日本法西斯帝國開始抗戰的鬥爭。」他們特別是在方法上覺悟到一點：「我們過去都在各自決心之下，在各自己鬥爭的領域內，各有爲革命而鬥爭的經驗。但到了現在，在我們的鬥爭上仍有一個最重要而最共同的問題就要解決，就是怎樣把我們的鬥爭力量集中到一個目標下前進，怎樣能夠支持中國的偉大的鬥爭，怎樣把在日本法西斯帝國侵略下的被壓迫大眾發動起來，作成廣泛而強力的戰線。」

我們爲反日本法西斯軍閥，反世界侵略戰爭的前途而慶幸。我們期待著：這個「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聯合機構」早日健全地成立。勇猛地發展！

法日關係的惡化 張鐵生

法日的關係最近因海峽而愈趨緊張，自敵不斷向馬來半島，而法國也積極增兵西沙羣島以策，更有惡化的趨勢。

法日的關係之惡化以趨於惡化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固然是因爲海峽，但另一方面則由於日寇指摘法國對我的援助。宇垣外相初對外國記者談話時之不吞氣的攻擊法國，就可看出其中的動機，柏美醫院，被炸，也不是件完全意外的事故。

在日寇的南進政策中，海峽在軍事上實佔有重要的地位，惟一個關係海峽的安危，且可威脅安南以及菲律賓，截斷香港與星加坡的交通，日寇目前在海峽一帶之圖謀欲試，以威脅安南的安全阻止法國援助我國，實含有一箭雙鵰的作用。

不過，宇垣不是要調登日寇與英蘇的關係嗎？不要誘致英美各國中止援華嗎？可是結果他不但沒有調登日寇對英美蘇的關係，甚至還添上了一個不佔外交界重要地位的法國。這將外表明了宇垣外交的心勞日損，同時也暴露了日寇地位的四面楚歌。

法國對日寇的態度之強硬，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因爲態度強硬則有更動長使侵略國家的侵略氣味與野心，而態度強硬才是決心抵抗侵略，保衛和的應有的表示。並且我們因此不但看出了法國的態度，而且也看出了英法合作的關係，關於美法法大使布爾特最近之拜訪法國外交記者而談連串問題，更可見關心菲律賓的美國並沒有袖手旁觀，置身事外，此外還聞英，法，荷，葡四國在遠東有合作聯絡，防禦日寇海空進攻的消息。

所以法日關係的惡化我們不應認爲這只是日寇與法國一國的關係，而應認爲這是日寇與英好

和平的國家的關係，換句話說，日寇之威脅法國，更會使法國的態度積極，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合作。

國民參政會議與對日抗戰

凌青

在日寇進攻武漢，分裂贛湘，我們的抗戰進入更艱苦的階段的時候，我們的國民參政會會議會於武漢，國民參政會聯合全國各黨派，各階級，各職業界的代表與全民的智士之士於一週，以偉大的團結集中我全民族偉大力量，保衛武漢，保衛中原，準備與日寇決戰，恢復山河，建立新的中國。敵人一切的挑撥離間造謠中傷，以破壞我全民族的統一與團結則到我們全民族抗戰的偉大力量。現在，國民參政會議的開會，一致擁護日寇對國綱，為推進抗戰建國的實地而努力。這是一個最有力的事實，響應日寇政治陰謀，這個事實，是表示偉大的中國民族精神，愈發奮發，偉大的中國民族的力量，愈趨愈堅強。這個抗戰的政治的發願與成就，是我們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基礎和保證，這個答覆，給日寇的威脅，不在一百萬機械化部隊，五千架飛機之。

在國民參政會議開會期中及閉會以後，我們相信我們的抗戰建國綱領，必能以迅速而開闊的步調，走上實踐之路，並且，必能從綱領的實踐更前進而綱領的發展。

對於幾個要點說來：

國民參政會本身只是我國民主政治的一個開端。我們需要國民參政會發展為全民的，直接的，自由的選舉的國民議會，我們要在現存的中央國民參政會以下，開始進行組織，村，鄉，鎮，區，縣，省的各級真正選舉的議會，享有民主制度，議會所應有的權力，有健全的土地議會，

才能有健全的地方政治，有真正民主的地方議會，就能建設起來的真正民主的中央議會。完成我們的真正的健全的民主制度。只有充分的實現民主政治，才能更團結集中，我們全民族的力量，以求一抗戰必勝，一建國必成。

「在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與以合法的之充分保障」。這在抗戰建國綱領的最重要的規定之一，依這個規定，我們深信，它應該成為掃除民運運動過去的障礙的坦途，成為民運運動發展的保證。因為，在爭國一致而從三民主義的今日，奔全國團結爭取抗戰建國勝利之今日，除漢奸組織，漢奸言論出版外，一切民衆組織與言論，出版，都應該享受合法的充分保障。只有抗戰建國的民衆，能够充分享受自由的自由，才能完成全國民衆組織，奪得全國運動員的不可摧毀的強大力量。

歡迎歐特萊女士！ 凌青

著名的日本的泥脚（中文譯為日本的透視，生活書店版）的作者歐特萊女士（F. Atley）已歸來漢。

對於法西斯侵略者日本強盜，世界和平的惡魔，人類正義的仇敵，歐特萊女士根據精密而銳利的科學的分析，與政治經濟的批判，英勇地揭出日本的「泥脚」。用「泥脚」來警告日本良善的國民，叫他們深切自省，勿受法西斯軍閥的愚弄，欺騙，不要替瘋狂的野心軍閥做無目的，無意義，無價值，而且絕無前途的侵略戰爭的工具。不要替他們流血，送死。甲「泥脚」本警世，本向世所警告者，叫他們不要做夢。他們勾結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以為日本了不起的力量，可以支持大戰爭，殊不知這個「泥脚」是不中用的。他又用「泥脚」來提醒世界上要和平的國家，不要以為日本對你如何厲害可怕，那個「泥脚」是

表明日本強盜的外強中乾，如果要和平的國家，有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就必須以強硬的行動來迫使這世界和平的惡魔，「泥脚」的惡意是不應壓服的，世界和平是不應維持的。當這「泥脚」侵略者迫我們中國，尤其是在前幾年悲痛地受那兇殘暴虐的時候，國家危險，國心悲憤腐爛而不敢言戰的時候，我們理應分析日本強盜日本的紙老虎，說明日本不能支持長期戰爭，我們對「恐口病」鬥爭，對安協退讓政策鬥爭，我們主張抗戰，全面抗戰，長期抗戰，我們預言抗戰到二年以後，一定取得勝利，我們為實現抗戰而鬥爭的時候，得到了歐特萊女士的「泥脚」的印象，（她指書是一九三六年底出版，）使我們相信我們自己的研究的結果，和我們所有的主張，並不是「輕敵」，並不是「盲動主義」。同時，也使得我們國人不相信我們的研究結果和主張的，得到這個「泥脚」的提示，他漸漸改變他們的觀念和態度了。她這「泥脚」的提示，對我們中國人是有復深深刻的印象的。她這書的價值是毫毫和歐特萊那罕的「當日本作戰的傳統」，互爾加，波波夫最權威的日本研究相輔的。

當我們讀她的大著的時候，我們深深感動着，她是我們的學友，她是我們的戰友，我們對於日本的泥脚的作者歐特萊女士，精神上是無窮的。現在，當中國抗戰的激烈之秋，當我們中國人民本應理智的科學的認識，知己知彼的明瞭的理解，而堅決抗到底，獲取戰勝的存在的勝利的前途時，歐女士來到烽火滿天的中國，我們親眼目睹歐女士的來意，除對我們抗戰表示同情援助外，將是在戰爭的行為中來了解，寇內破缺，日寇的「泥脚」已無消，到如何程度？將在歐女士一邊能支持多久？「泥脚」的命運，將在歐女士來後後，得到科學的說明。這個科學的說明，對於我們勝利的信心，對於侵略者的自後打擊，對於世界愛和平的國家與人民的自行行動上，必以重大影響的。我們熱烈歡迎歐女士的來臨！我門歡迎歐女士的勝利！

(二) 一年間動員的兵力和兵力的損失

日寇現役兵，據一九三六年據德軍家阿西克爾統計，為七個師團和六個旅團，合計三十四萬五千人。是一九三六年前兩年（即一九三四、三五年）的兩倍。據我們最近的計算，為三十七萬八千人。在上海戰役後，我服閣全副武裝，敵預備役兵於去年九月二十四日開始，一年間已全部動員，預備役兵四個的兵數，約為六十七萬二千人。同時，後備役，和第一補充兵，也已開始動員，一年之中，動員以原有現役師團為基礎，加入預備役，已擴充為二十一個師團。加上原有的旅團，共約二十五個師團，同時，以預備役為基礎，加入後備役，編練了二十一個師團，合共約為四十六個師團。敵的番號，是從前番號第一師到第十師。後者的番號從前，G, D, 一〇一師到一三〇師。當徐州會戰前夕，它的全副武裝的番號，在華南戰場的，約有三十二個師團，在北西戰場的約有十六個師團，合共十九個半師團。在我國作戰，其餘作為警備控制部隊，在東四省的約為七師半，在朝鮮二師，在台灣半師，在華南內地的二師半。徐州會戰及徐州會戰以後，在我們的戰場上，又已發現第二十三師，二十六師，合編師，番號，最近一兩月，它的兵力增加的確實情況。我們雖然無從肯定，但是我們知道敵在台兒莊收復之時，魯南戰場，火急求援，然而在東南戰場抽調不出，在西北戰場抽調不出，結果，不得不從平津後方，關外，及國內派遺增援。我們總結敵人在這一年間動員的兵力，現在敵軍在我們戰場上作戰及戰線後方控制部隊，約為一萬五千餘人。蘇滿邊境及東北駐防，起碼要增加一年來，萬軍的損失。台灣及國內駐防及後備軍起碼要十萬，再增加這一年來，萬軍的損失。據日寇敵軍當局在徐州會戰前，自稱損失為二十五萬。誰能知道這個數目是打了折扣的。因為事實說，死傷太多，那老侵略的部隊，是一皇軍的丟臉，應使日本人民更加恐怖。反觀，我們回想，海，徐州的大清戰，膠濟橋，南口，忻口，廣德，南京近郊，淮河，臨沂，敵南下風暴時期的晉北，這許多次的惡戰，平型關與台兒莊的戰役，單是這些主要戰役，敵軍傷亡就達二十萬。其它無數大小戰役，假使把敵軍傷亡數字上，敵軍的傷亡和後方，各處敵人死傷的數字，每天平均八百人，一年也近三十萬人。合計就有五十萬。就是有一部分傷者可以復原，敵軍這一年的損失估計四十萬，是過高的。據敵戰經驗，平均淨損失，當作戰線上的百分之六十四，如依照這個比率，敵軍八十萬淨損失，淨損失就在五十萬以上。但是我們的火力，機械力劣勢，破敵及殺傷力較小，自然不能運用這個比率。如果以前列動員數字，加上這四十萬人的損失，則一年來敵軍兵力動員已經二百萬名。

(三) 日寇還有多少兵力？能繼續調來中國作戰的有多少？

蘇聯軍事專家察爾和部罕的計算：日寇在兵役中的男子，現在有六四九四，一七五五人，但當歐洲大戰時動員的限度，這些兵役中的壯丁，需要有三分之二。留在軍火工業及其他必要生產的產業部門。可動員的，只有三分之一。如用這個方法來計算日寇的兵力，它可動員到軍隊裏的壯丁，是四百三十萬人。另據我國軍事專家察爾和部罕的計算，現役兵三十八萬人，預備役兵六十七萬二千人。敵預備役兵九十七萬人，第一補充兵九十七萬四千人，另有未達適役年齡及體格不合的四百萬人歸入第一國民兵役，所以，確實可以動員的數目只有前項的兵，五項合計，共為四百二十餘萬人。這兩種計算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結果是一致的。日寇動員的兵數是四百三十萬人。敵軍部罕又引用貝茲上校的調查，說日本有二百萬人在戰場作戰，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他又說，根據日本各種經濟統計，目前日本動員的準備力，不能超過二百萬軍的需要。並且在飛機，坦克車，和汽車等輸送工具上，與需要程度亦很遠。當然，他們估計的時候是在一九三五年，近兩年日寇的備戰是極其到達極度的，軍事準備水準自然更高得多了，所以在戰爭總動員的一年以內，日寇供給二百萬軍隊。八十個師團的需要是可能的。我們相信日寇現在有供給八十個師團作戰的能力，但是這是以後備役，補充兵役的絕大多數，而且只有極少現役兵幹的組成的部隊。它的一般的教育與訓練的水準是較差的，武器裝備，在日寇的軍事，業動員的種種限制之下，也不得不較差的，所以，它們的戰鬥力也是較差的。

其次，日寇不能把現在所有的二百萬軍隊悉數開來中國作戰呢？說說，日寇不能把全部兵力拿來和中國作戰呢？答曰，不能。為什麼呢？就是日寇的敵敵多少同時，兩個，除中國外，還有蘇聯，蘇聯幾年來，蘇聯的軍備，現現的現勢，環環獨立，獨立計劃的實現，使日寇有希特勒，歐洲沖鋒，仍不能不呈恐怖，日寇在原則上是決定保留三分之二的兵力來防蘇聯的，然而，一年來對我國作戰，二分之一以上的到中國戰場，三分之一以上的限期已無法維持，甚至於二分之一以上的兵力對蘇聯準備沒有。當徐州會戰前，日寇在蘇聯，蘇聯的邊境以及東北四省內地，只有六師半的兵力，而在蘇聯方面，日寇日寇已被蘇聯俘虜，在這樣情形之下，日寇一方面必須盡現有的能力擴張軍隊，而另一方面則不得不盡力抑制向中國方面進行增加援軍。如像台兒莊之役敵敗收以後，敵向東京求援，然而大本營竟不援軍，雖然敵軍不得已現是從朝鮮調兵派了援軍來，然而就這樣件

日本的孤立

杜若君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為的擴大，使它在國際間逐漸陷於孤立的地位；目前日本在這東主要關係各國中，已經找不到一個可靠的友人；一種反對日本的聲浪，漸漸在太平洋的國運樹立起來。高唱「協和外交」的廣田宏毅，因為無力打破日本的孤立地位，已被擠出了內閣，陸軍大將出身的宇垣，雖然爬上了外相的椅子，恐怕對解除日本的國際孤立，也很難有所成就吧！

一年來日本在中國的軍事冒險，使西方各國在中國的權益，受到很大的損害；目前各國已經認識到：日本野心家的企圖，除去征服中國反對蘇聯外，同時還要危害英國美國法國和荷蘭，日本已決定驅逐西方各國退出遠東，目前香港，安南，澳洲，菲律賓，馬來聯邦，以及荷屬東印度，已經嚴重的感受到日本的威脅，在日德意「防共同盟」的掩飾之下，日本的侵略行動，並且成為法西斯侵略集團所發動的重分世界戰爭的一部分。在全世界人士的觀察，日本帝國主義者，已像法西斯德國意大利一樣變成危害世界和平的最危險的敵人。

英國和日本，有二十年的同盟關係；日本帝國主義的成長與強大，可以說完全依恃英國的扶持。就是一九三一年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會得到英國不少的幫助。但現在，日本已不能再從英國獲得高貴的友誼與援助了。英國在華的經濟的商業的利益，已有悠久的歷史，雖然這些利益，在英國全部財富的總帳上，祇是一個小小的數目。（註）但英國當局對於他們在中國的利益，却是很重視的。這一方面是他們對中國市場的將來，懷着很大的企望；一方面因為中國是英國在太平洋國際鬥爭中的重要立足點，並且是保障印度的屏障，所以在在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英國就認識到日本膨脹的危險，採取了一種援助中國，阻止日本的政策，雖然在英國仍有少數懷着對日妥協的幻想的人，但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對中國軍事冒險的擴大，已將英國對日妥協的夢想粉碎，年來在英國人民中，已經激起了反對日本的高潮，英國的統治階級，也漸漸明白，要

阻止日本的膨脹，祇有給中國以援助。「現實主義」的張伯倫，雖然幻想着用高貴的代價，對法西斯侵略國家讓步妥協，但新加坡軍港的落空，香港的積極設防，以及太平洋艦隊的建造，說明了英國已不把日本當作它在東方的友人，固然英國還採取反對日本的積極行動，但至少在目前，已不能再從英國得到有力的援助，如果我們回憶到最近半個世紀以來，英日合作，對於日本的幫助，就可以明白，目前英國的對日政策，是很不利於日本的。

（註）英國對華投資，僅佔其全部對外投資的百分之六；英國對華輸出，連香港計算在內，僅佔其全部出口貿易的百分之二。五；中國在英國對外貿易中，佔第十一位。（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拙著日本挑戰太平洋國際鬥爭的新形勢。）

近幾年來，美國對日本侵略的態度，是很消極的；這種消極的態度，曾經一度使人誤會到美國要退出遠東，但美國對遠東的政策，却並不像它在表面上所表示的這樣消極。美國對遠東傳統的政策，是阻止日本的膨脹；從海約翰以來，美國對遠東的利益，就很重視，為了維護這些利益，美國不能不採取一種積極的政策。在歐戰以後，美國為着維護它在遠東的利益，曾召集華盛頓會議；到史汀生時代和羅斯福時代，美國對遠東的傳統政策，可以說並未變更。不過史汀生對日本的擴張，多聽了許多話，而羅斯福則採取一種「少說話多準備」的政策，加強作軍事準備，等待一種適當的時機，和日本作一次徹底的清算。羅斯福對於一九三二年史汀生失敗的教訓，在反日的行動上，不願走在美國的後面，而國內的孤立派及一部分空想的和平主義者，也拿羅斯福對日採取強硬的行動。不過目前隨着日本軍事行動的擴大，美國對日的態度，已不能不轉趨積極。從去年十月羅斯福在芝加哥的演說書表後，美國政府的態度，就逐漸積極起來。最近美國的輿論，也轉趨積極，減少了政府行動的許多障礙，為了履行日機轟炸廣州的暴行，美國務務轉而，已警告

軍火商不售飛機炸子日本；爲了支持中國的財政，美國仍繼續向中國購買白銀；修改中立法，停止對侵略者輸出必需品的運動，也在願中。美國已有決心維持對日海軍五、五、三的比率。美國海軍當局，不但拒絕接受限制海軍活動範圍的主張，並且在太平洋各地，加緊作軍事準備，在本大洋對帝國主義鬥爭中，美國是日最大敵人。(註)

(註) 讀者時代國際政治五五一—六五頁。

法國在遠東雖不是一個重要的棋子，但由於佔低了法國在遠東的地位，是很不正確的。法國有安南一塊廣大的殖民地，在中國也有許多政治的經濟的利益，因爲日本侵略野心的擴大，法國當局已經認到一九〇七年的法日協定，已不足以保障法國在遠東的利益。法國與蘇聯有互助協定；法蘇協定的應用範圍，雖僅限於歐洲，但它的精神，却已影響到遠東。在日俄意防共同盟成立後，法國已經知道東西和平的小區分別，對於東方的反蘇聯活動和日本侵略行動的擴大，法國都感覺不安。年來法國對中國曾寄以很大的同情，法國對中國的抗日戰爭，更給予很多的援助。在五、五、三間的國聯會議中，法國更顯赫，曾對中國表示無限的同情。最近日本曾以恫嚇的手段，要求法國對中日戰爭，保守「中立」，並且以佔領海南島威脅安南權要挾，但這些能加深法國對日的憂懼，使法日關係更加惡化。法國已在加強它在遠東的軍事力量，並積極安南土著軍。法國當局，已經明白，阻止日本在遠東的膨脹，也是阻止蘇聯在西方的膨脹。

蘇聯在遠東的強大，更使日本的侵略計劃，受到很大的牽制。現在蘇聯不但在遠東有了強大的軍備，而且對遠東問題，也有了說話的地位。蘇聯雖沒參加華盛頓會議，簽字於華盛頓條約，但它却是華盛頓會議會員國。在中日戰爭爆發後，中蘇兩國的關係，更有很大的進步。去年的北京會議，因爲蘇聯的參加，使該會沒成爲帝國主義國家所利用。蘇聯對中國的抗日戰爭，更給予許多的援助。同時因爲蘇聯的強大，又使日本失去了利用反蘇聯轉移它國同情的機會。最近日本曾企圖用美味誘惑的手段，「改善」日蘇關係，使蘇聯停止對中國的援助，但正字印印任外相，決不要解決日蘇懸案的時候，蘇聯駐日大使阿夫夫夫基，却奉到莫斯科的命令，於六月五日回國。今後蘇聯並且有暫不派遣駐日大使的消息，以反對侵略。維護和平爲任務的蘇聯，已成爲打擊日本侵略野心的重要力量。

最使日本感覺不安的，不祇限於各國對日關係的惡化，而且各國爲着反對日本，已漸漸採取聯合行動。日本侵略行爲的擴大，加深了它和其它各國的矛盾，同時使其它各國相互間的關係，亦共同對日的觀點上，漸漸好轉。這使日本孤立更危，更加嚴重。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向來並利用遠東國際關係的矛盾，使各國不能採取制止日本的聯合行動。尤其是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尖銳的對立，帝國主義各國對蘇聯的仇視，以及帝國主義國家對新興中國的厭惡，給日本的侵略行動，以很多的幫助，但到現在，日本利用遠東國際對立的機會，已逐漸減少了。

日本侵略行爲的擴大，使英美兩國合作的趨勢，逐漸增強，在一九三二年，曾引起英美兩國共同對日的同盟。現日本已感覺到英美合作的必要。年來蘇聯方面對美合作的呼聲，是很高的；日本政府爲着得美國之友誼，並且和美國談判互惠商約，對美國既大言帝國的一部分門戶。美國雖然對英國的態度，還不甚不信任，但白宮當局已開始注意英美對美合作的姿態，在新加坡軍港落成時，美國曾派道羅維去參加典禮；英美兩國在太平洋的聯繫，早已恢復；金鑄與美元的鬥爭，已趨緩和；兩國的遠程計劃，也取得了聯繫。在反對日本海軍平等的要求上，英美兩國是一致的；兩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合作，已非願中。最近美國已決定補助英國擴充空軍。英美相互利用彼此在太平洋的軍事根據地的主張，已引起兩海軍軍局的注意。關於共管太平洋中心的塔唐(Canton)和因得里(Endabrie)各小島的辦法，兩國已經成立諒解。雖然英美合作的程度，還不很明顯，但兩國合作的趨勢，已足以使日本感覺不安。

英美合作，當然要包括法國與荷蘭在內。日本雖利用其西方的同盟者，將法國牽制於歐洲，使它如假借間遠東，但它們這種算盤，是打錯了。法國對英美合作的期望，是很殷切的，它自己已在太平洋上，也必須與英美合作。法國很希望利用本美法在遠東的合作，使美國參加一般的國際合作，加強集體安全制度力量。美法的「同盟」關係，也影響到遠東，最近當日本揚言進攻海南島的時候，英法曾聯合東京提出警告，使日本佔領海南島的計劃，受到了挫折。海南島是太平洋中的主要軍事根據地，如果日本佔領海南島，香港，安南，菲律賓，以至新加

被，都要落在日本空軍飛行半徑之內；而香港與新加坡的聯絡，也將感覺困難。隨着日本南進的積極，英美法荷四國在太平洋的合作，已經不只限於盟國了。

日本的侵略，使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與蘇聯的關係，也逐漸好轉。美蘇復交，是日本的侵略促成的；年來美蘇關係，已有很多的進步。英國在一九三二年時，曾企圖利用日本的擴張，去反對蘇聯；但現在它却感覺到，爲蘇聯限制日本，有利於蘇聯的合作的必要。英國現在已不像從前一樣公開作反蘇聯的行動。在英蘇海軍協定中，英國並且允許蘇聯在遠東有增設艦隊的自由，希望利用蘇聯，去牽制日本在滿洲競爭。英國的統治者，並且知道：莫斯科並利用印度輸出革命，而販賣廉價的商品，却在印度市場上，給英國資本家以嚴重的打擊。同時英國也明白莫斯科對中國不但沒有一驚人的陰謀，而蘇聯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並且使英國的利益，獲得了保障。因爲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對蘇聯關係的改善，使中國蘇聯的友誼，也能順利的增進。目前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觀望，已不啻從前那樣惡劣。

目前遠東主要關係各國，反對日本的聯合行動，已以中國的抗日鬥爭作中心，逐漸展開。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觀念，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它們不但不採取削弱中國的舉動，並且已存有限度的支持中國，反抗日本。在中國，「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也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所代替。英美法蘇各國，都同情中國的抗戰，尤其因爲日本與德意勾結的加緊，使各國感覺到聯合一切共同抵抗國際法西斯侵略者的必要。中國與法蘇的關係，更天大的密切。以中法蘇的合作作中心，中英美法蘇聯合對日的趨勢，日漸顯明。

國際的孤立，對於日本有怎樣的影響呢？我們只要看一看日本對於國際的依賴，就可以知道了。日本是一個先天不足的資本主義國家，它的經濟是極度的不發達的。日本普通的原料品，至少有四分之三仰賴外國的供給。主要的軍需品原料，日本幾乎全部缺乏。日本本國的煤油產量，不足平時需要的十分之一；三分之二的煤油，必須仰求外國；鋼鐵也須從國外輸入百分之五五；此外鋼及其他五金和工業機器，以及輕工業原料的棉花，羊毛，人造絲，木漿麻等，亦須由外國供給。至於日本的出口貿易，無論工業品及農產品，都須依賴國際市場，日本生絲的百分之七十二，棉紗的百分之六〇。三、人造絲的百分之七五。九、都須依靠外國的消費。而上述日本原料的來源，如出口貨的市場，差不多都分集中於中美英法荷、幾國國家。這說明各國只用經濟制裁的方法，就足以使日本遭受致命的打擊了。

上面所述日本對國際的依賴，只是就一般說，如果估計戰時的需要，日本對國際的依賴將更大。日本現在不但需要外國的原料和軍需品的供給，而且需要外國財政上的援助，去購買軍需品。日本本國的現金，是極端缺乏的，據美國大西洋雜誌估計，日本的現金儲備，約爲美金四萬五千元。日本國存款與外債，約十萬九千萬元。所以日本在戰時所能動用的資金與外匯，恐不能超過十萬萬美金。這種少量的金錢，是不夠支持一個戰的。但在目前，日本又沒有從外國取得借款或其它援助的可能。所以它的金融財政的危機，日漸深刻。據去年年底中，日本運往美國償付代價的金，已達一萬五千萬美元。超過了它的金準備的一半。現在日本爲挽救金融財政的困難，已在統制原料品和輸入，有許多上當無門。因爲購買不到原料的關係，不能不停工。這影響到八十萬工人的失業，而因爲出口貿易的衰萎，各國的紙貨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使國民經濟收入，也受到很大的損失。更影響到政府財政的困難。近來因爲日機掃射的日甚，各國已不吝揮軍火赴日的阻斷。

美國並採取用現金付貨的辦法。這使日本的困難，將更加嚴重。日本的野心家，當常推卸它們在國際間的孤立，企圖用經濟的協定合作，並散佈謠言「日德意共同同盟」的價值；但這是無濟於事的。經濟內部的困難，都很嚴重。它們都需別人的援助，當然沒力量給日本任何有效的援助。日本現在所需要的，是金融財政和軍需品的供給，而德意所缺乏的，也是金融財政和軍需品原料，除去什麼的，在德意互相排擠，和在東西兩方互相呼應外，日德意同盟並不能使日本得到任何利益。在另一方面，因爲日本與德意的勾結，引起和令各國的反感，使它的國際地位，更陷於孤立。

孤立對於一個國家的前途，是很危險的；尤其當對外作戰的時候。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德國的失敗，就是由於國際的孤立。一手所指揮，無病而死。脆弱的日本帝國主義，是無力應付國際孤立的危機的；何況反對日本的國家，還要採取聯合的行動呢？ 六月三十日

一年來之敵我關係

邵毓麟

(一)

大陸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貫陰謀，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必然進路。日本的外交政策，也就是根據這個一定的必然的條件而來的。所以從日本對華的外交而言，它的姿態和技術，雖有如幣原的「經濟外交」，內田的「焦土外交」，廣田的「協和外交」，小吉的「水島外交」，乃至左藤的「互惠外交」等等，可是我們祇要一看田中奏章，天羽聲明，以及多田聲明，誰都可以明白。祇論日本對華政策，始終是一貫的，以侵略中國為最大目的，而米運用它各色各樣的外交技巧。再從日本對其他各國的外交而言，也是如此，對英也好，對美也好，乃至對德義法等的外交，無非是遠交近攻，利用各國的關係，而乘其隙而入，大陸侵略政策。在過去，他為了要防止帝俄的南下，就和英國去訂立英日盟約，在開戰前，他為了要逼迫中國去承認領事館的「三原則」，他就與德國去締結德日協定，以圖直接威脅我國，間接牽制英蘇。在過去，他為了減輕各國的對華壓力，我國抗戰力量之增強，他覺得單靠德日協定，對於與中國保有密切的友好關係的英美法蘇等國，如不加以折衷離間，恐怕侵華戰事的前途，和結果，將不利於日本。宇垣擔任廣田的外交顧問，加不加以折衷離間，恐怕侵華戰事的前途，和結果，將不利於日本。宇垣擔任廣田的外交顧問，現在亦如此，此對中國直接是如此，對各國間接也是如此。

(二)

戰事發生以前敵國對華外交的姿態及技術，我們在上面業已說過，終不外以軟硬交攻，恫嚇的手段來對付我國。拿最近的例來說，我們也記得在張外長時代，自成都北海等事件以至三原則之涉決裂為止的這個時期，日本對我，顯明的我是採取了「硬」的姿態，「恫嚇」的技術。它一面在國際方面，與德國締結了所謂防共協定，牽制我國，壓迫我國，一方面在軍事上，集結了數十隻軍艦，大施威壓，華北方面，日本的駐屯軍，頻頻表示強硬態度，一時中日間的氣氛，異常緊張，中日間的運命，正有如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再如國內情形，又用複雜的政治，最顯著者，例如四南問題等，頗為棘手。種種劣勢，然是日本之優，而我們是處於劣的地位。美幸而南問題，不久即告圓滿。外交方面，亦得我局過當付，致本島中遇刺，除成都北海兩案，由我方交給死亡之地。此外，日方所提之原則，終由日方撤回而告擱置。有田外相，因日德協定及華外交之地位，而遭日本國內之攻擊，以致引咎辭職一事，恐怕誰能忘記的。日本對華的強硬外交，如德意度，皆為其目的起見，就不得不變更方式，以下

日本獄中漫憶(二) 陳迅之

「七七事變」後作者和幾個同鄉，一齊被捕，坐牢將近半年，備受日寇的酷刑和虐待，但得不少新奇的資料，特將這些材料寫成海憶陸續在本刊發表。

這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的回憶。那時候，我還禁在東京的牢獄裏面，牢獄生活，在我已經成了習慣，再厲害的毆打，慘叫，或縛鍊拖動的聲響，也不能引起我多大的反感，反而是陰森死寂的空氣，夾着鈴鐺得得響聲，好似推推搡搡地，下人們的生命，來得儼然而可怕。

是在微雨的一天，從以上僅有的鐵窗，遠遠的傳來了銅鈴的聲響，是號外，我想，那事該又緊急起來了，不然，是瘋狂的東京，發生了什麼突然的事件。

果然，不一會兒，在震響中間，我們的牢獄，添進了十來個新的犯人——是一批斯斯文文的犯人。他們有的穿着黑色的學生服，有的穿褲不齊整的西裝，一個個被分配監房裏去。我們三長大小的黑窟也被推進了二個檢孔瘦瘦的傢伙，本來，他們已住上六人，這一來，簡直擠得無立足之地，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不太緊湊罷？」我關照出這句日本犯人常問我的話，問這新進牢獄的犯人。「今天是全國大檢點，」他答道，這倒是合乎資料的答話。

長風見章的「所謂不以權府爲對手者，意識較否認國府爲尤甚」的聲明。

一月二十日我駐日許大使奉召歸國及各領館被召回日，以及二月二十八日川越大使奉召回日，中日兩國不但在實際上已斷絕了外交關係，就是在形式上除了我國駐日使館的殘留人員而外，也可以說是中日雙方，都沒有拿對方爲對手。今年上半年外務省印刷的駐日外交團名冊中，據說已經抹殺了「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的字項。

今年以來，敵國在內政上發生了許多糾紛，例如防共護國團事件，社大黨自安部被殺事件，總動員法案力圖廢案的衝突，以及與這些事件有密切關係的新黨運動等等，使敵國內部「即狀維持派」與「現狀打破派」間的對立階級，日形嚴重。這一方面固然是敵國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矛盾的反映，而同時也是對華意見的分歧和民族服敵心理所形成的一種現象。近衛處此情勢，進退維谷，於是敵國政變消息，頻頻傳來，其後終因客觀情形，不許近衛辭退，而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敵閣改組。

(四)

敵人在國內，因政治經濟社會農村各方面的矛盾激化，在國外，因對華軍事行動，既不能達到使國府屈服的目的，對佔領區域中的政治經濟侵略，也不能獲得豫期的成果。對各國例如因日英正而衝突的危機以及美法蘇對華的好意等等，都使它感到有改換路線的必要。所以敵閣改組的外務動向，對華，有六月九日外務省發言人對於一月十六日的聲明謂「並非否認國府的合法性」的解釋，六月十七日字垣外相之「荷中國局勢有重要變更時，則日本自有重新考慮其態度之必要」，及「視察等如何，並非絕對拒絕第三國之調停」的談話，以及六月十八日南北兩傀儡組織的停戰呼聲等等，都足以表示對我國，一方面進行原定軍事侵略計劃，一方面則佈置以政治誘惑，期國府屈服。至於對其他各國，就用各種方法，拆散與我的友好關係，例如對美，儘量採取「討好」的技巧，巴拿馬問題及最近美國在華損失的賠償，權益的「河保障」等，都具有很顯的例子，對英的態度，雖不及對美那樣的殷勤，可是儘量緩和反英感情，努力於日英的接近，字垣克萊武的輻度談話，當不在此外。對法，則以反法宣傳及佔領法海島的調停，藉以牽制法國對我的援助。對蘇態度，由一鬆一緊的操縱，進入到對蘇備戰的宣傳。一方面藉此牽制蘇聯對我的援助，對蘇態度，由一鬆一緊的操縱，進入到對蘇備戰的宣傳。一方面藉此牽制蘇聯對我的援助，對蘇態度，由一鬆一緊的操縱，至於對於德蘇兩國，則儘量拿滿華北的經濟利益爲餌，約引它們來加緊爲虎作倀的工作。這一切的一切，簡單的說來，是想運用外交的策略，而來減輕軍事上的負擔，藉以早日獲得使華戰爭的成果。

內閣改組後的敵國外交，到目前早已在內部發生破綻。本來字垣的出馬，對內至少想做到外交的一元化。可是事實上字垣的外交姿態，已遭軍閥的抨擊。據七月一日的敵國無線電廣播，板垣陸相權力打擊和平空氣，謂「非打回國府，無和平可言」。七月三日土肥原被召回國的途中，也發表了一篇談話，帶應板垣，主張「懲降到底」。這是說明敵國的外交，依然沒有一元化，敵國外務省與軍部，依然是站在對立的立場。敵國內部的矛盾，依然是在發展。其次，字垣的對法誘惑，已經我最高當局七月三日對英記者的談話中，粉碎了敵人的夢想。再如敵國對美英法蘇的策略，如果我們把敵國與各國間，各國與我國間，以及各國相互間的利害關係，研究一下，當然也不難測其詭計的鬼蜮。

「哈哈！貴國實習就是。」

「可不是嗎？」我接着問道，「貴國的反敵力量果真有多大呢？」

「是潛伏的力量。只要貴國的抗戰延長一天，我們就一天有辦法。抓！抓！哈哈。抓得完嗎？」他憤憤地，轉而問道：「中垣操也關在這裏嗎？」

「是的，」我答道，這名子對太熟了，因爲他既做了我吳佩孚的好友，「中垣操」已被關足是半年了，現在正患着脚氣病。」

「他是因世界盟國關係被捕的，」他很熱烈的說，「十多個反敵小團體的領導者。」

「唔，」

自從二·二六事件以後，日本反敵勢力與軍部財閥的統制相並發展。七、七以來，更加遇進許多被徵到中國去打仗的無產者，員，多作反敵的幹部，引起戰亂風潮，因此被秘密槍殺的不少。這已經給軍部很大的寒心，還有如利中慰問費，寄反敵的信件，傳單，因爲這是直接寄往前方的，自然發生很大的効力。後來凡是慰問費，也須要經過一番檢查……」

看守的來了，我們無形的瓦解了下去。

在渺茫的敵國牢獄之中，能够推測到這樣一個同情者，確是幸運的事。從來對於同盟房的日本犯人，我都細心戒備着，因爲這些身處牢獄的日本犯人，時常有自稱帝國國民的傢伙，有犯人的犯探，有找中國，出氣的流氓，在這重圍壓迫的環境下，蕭實是不好惹的。現在可以稍放心了，一個反敵的赤色日本人，做了談話的對手。

日本經濟危機的現階段

思慕

一 日本戰時經濟的中心問題

在前月二十三日敵內閣臨時開議決定的「物資總動員計劃」，是財界第一人池田藏相登壇上台以後的第一齣戲，同時表現出日本經濟危機的深刻化的程度。要知道這個計劃的起因，意義和效果怎樣，我們應先將日本戰時經濟的中心問題加以考察。

軍需品的供給的保證，是戰時日本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也就是日本經濟統制政策的第一個目的，爲充軍需品的供給，生產力的擴充，也是必要的。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已積極向這方面努力，結果日本產業已從輕工業本位轉向重工業本位躍進。廣滿橋事變以來，日本軍需工業的生產設備的擴充到甚麼程度，雖不易知道真確，但從軍需工業所吸收的新資本和勞動者激增的事實，（註一）已可略窺見。可是，單是生產設備擴充，還是不成的，軍需工業所必需的原料，如鐵，其他金屬，煤油，等等，也必須有相當的充實。不幸得很，日本地資源極度缺乏的國家，如果要擴充軍需工業的生產力，充實軍需原料的供給，就不得不增加它們的輸入。還有一層，日本近年的重工業雖有相當的發展，但有些重工業製品，如某種機器和特殊鋼，還不是日本現有的重工業所能生產，須仰賴國外——特別是美國——的供給。爲輸入必要的重工業原料和特殊的重工業製品，日本就不得不輸出輕工業品；因爲輕工業品的原料也大部分不產於國內，爲輸出輕工業品，也不得不輸入輕工業品原料。因此，日本戰時經濟的基礎，在於對外貿易，在於國際收支。如果輸出貿易或無形輸出，沒有輸入貿易增加的快，或絕對對減退，則國際收支惡化，匯率動搖，影響到軍需資材的供給以至整個國民經濟，所以戰時日本經濟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貿易統制，國際收支的統制。

可是，在貿易和國際收支方面，現有日本的國家權力所不及的對手

方在，故當這方面發生變化的時候，祇有使國內經濟與之適應的一法。爲要減輕對外貿易的惡化，平衡國際收支和維持一先令二便士的匯率，不能不強化貿易統制，而軍需工業以外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也受波及，而不能不強化統制，節約問題，儲蓄問題，物價問題，以至所謂「物資總動員計劃」都由此發生，實屬前藏相所揭櫫的財政經濟調劑的三大原則：（一）國際收支的均衡。（二）生產力的擴充。（三）物資供給的調整，正道出這種關係來。

一 貿易惡化與經濟危機

在戰爭發生以前，日本便已施行相當的貿易統制和匯兌管理，到了戰爭爆發以後，日本政府爲確保軍需資材的供給起見，實施「輸出入臨時處置法」和嚴格管理匯兌，二百六十九種物品的輸入完全被禁止，棉花羊毛等六種原料的輸入被限制，藉着這種措施，可以騰出對外支付手段來作爲輸入軍需物資之用。

履行這種政策的結果，軍需資材的輸入相對上以至絕對上增加，而軍需工業以外的原料的輸入激減。（註二）入超因見減少。據大藏省發表的統計，本年一月至六月的輸入貿易額爲一、四八三、〇〇〇、〇〇〇元，輸出值一、二八七、〇〇〇、〇〇〇元，入超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比去年同期減少兩萬四千五百萬元，軍需原料的輸入既無法可以減少，如果輸出貿易不增進的話，今年全年的輸入，恐怕不止此數。在平時，日本的入超是約二億元的運費和保險費收入，一億元的旅行或入及額巨額的移民回國款項匯結的如尙有不足，則要乞靈于外資輸入或外債募集。戰爭發生以後，這些無形的輸出都已減縮，而外債又無法募集，因此，在去年中，日本不能不同國外送出八億元的日金，作爲國際收付之用。現在日本銀行的現金準備祇剩了八億，實屬財相維持匯率

和毫不動用現金準備，以防止惡性通貨膨脹的政策，現為池田新藏相所阻礙，他因決定祇以新產金來支付入超之數。可是無論日本當局怎樣講求產金獎勵策，日本國內和朝鮮的新產金額每年不過二億元左右，不夠支付對華入超，故日本當局仍不能不從貿易統制以及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統制上想法子。

在俄方面，這種貿易統制政策厲行的結果，引起輸出貿易的萎縮。自去年十一月月中旬起，輸出額比前年同期開始減少，只有在國際收支上無關的滿洲和華北區組織的輸出增加（因日滿一萬華北佔領區已成為日領集團），而這種傾向入今年以來，還不見改善，且更見惡化。今年上季每月的輸出，比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九，這是一九三二年以來日本所未見之慘事。

貿易統制政策及於輸出的惡影響，是有三方面說：

第一，因為軍需以外的工業的原料輸入被限制，這些工業便忠原料不足，在原料的預約還有多少的時候，輸出還可以保持以前的水準，及至預約已用盡，便不能不減少操作率，輸出因隨之減少，最受影響的，當然是纖維工業的輸出，以較重要的紡紡業論，去年一月至四月間棉花輸入額每月平均為一百七十萬担，到去年十月商工省下令，棉花輸入每月應限制到一百〇五萬担，但後以軍需關係，輸入增加的壓迫，不得不再減至九十萬担。然自今年一月至四月末，棉花輸入總計僅二百六十八萬四千担，每月平均不過六十七萬担，以價值論，今年三個月棉花輸入額僅七十三萬餘萬元，比去年同期三億四千五百萬元，實是每月的減減。因此棉紗的每月生產不能縮減到二十五萬七千五百噸，比去年每月平均生產額三十三萬噸減產百分之二二。政府雖限全國內用的棉布紡織機器的棉紗，却多供國內市場之用。結果，棉花的輸出激減，今年第一季棉布輸出額量是為五億五千七百餘萬平方碼，比去年同期減百分之三一。五，金額為一億一千四百餘萬元，比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三一。三。又如人造絲的原料木漿的輸入額限至為每年十四萬九千噸；因此人造絲紡織業，不能不減少操作率（自本年六月起，更由四一%減到三〇%），於是今年一月至三月人造絲總物的生產價值，比去年同期減少三六%。輸出價值減少二三%。即若加工纖維品，如橡皮鞋，花邊等的帶出，才因原料限制而蒙受深遠的打擊。

第二，物價的騰貴，雖有一部分基於金融的財政的理由，但也有一部分與貿易統制有關。因為輸入受抑制之故，各種物價的供求不均而增大，物價趨漲，輸出品之成本便增高，他方面，世界物價的趨勢，自去年秋天以來，却逐步低落。以去年六月為基準，今年三月得來的物價

指數為一〇五·五，四月為一〇三·五，英國在三月為八七·八，四月為八六·九，美國在三月為九一·三，四月為九〇·二。國內物價與海外物價相差之增大，使日貨傾銷的兩大武器——工資廉和匯率低！失掉效力。

第三，近年各國貿易政策多以求償主義為原則，即是，如有其貿易對手國，或購本國的貨物，本國便同樣減少輸入該國的商品。日本與印度，澳洲及南美多數國家的貿易關係都是如此，如日本減少印度棉與印輸入，印度和澳洲對日本棉貨及雜品的購買自會縮減。所以重要原料之限制輸入以及各種不登之物的禁止輸入，在舊市場之維持和新市場的開拓上，必招來種種的困難。

誠然，輸出的減退還有別的原因在，如中國市場大部分的喪失，世界的抵制日貨運動的展開，歐美的不景氣等都予日本輸出貿易以打擊，但從上所述，可見輸出之現象造成輸出衰退的一個主要原因。而且，這種輸出貿易萎縮的現象是非常嚴重的，不是像從前貿易過那樣季節的一時的變化，或單純質量的變化，而是具有永絕性的質的變化，因為輸入原料減少，輸出也減少，因為輸出減少，不得不減少輸入。互為因果，便構成所謂「惡循環」。因為這個惡循環，貿易作機械的下降，結果所至，外匯低落，釀成惡性通貨膨脹，軍需的供給也不能確保，日本戰時經濟，根本動搖。同時輸出工業以致一般工業停滯或倒閉，失業增加，國民大受威脅。所以怎樣對付這種經濟的危機，實是日目前最迫切的問題。

三、物資總動員計畫與其影響

在池田未登台以前，日本的財政和工商當局對於日本的貿易情勢，已認為可慮。為改善國際收支起見，大膽提高金貨的收買價格，來集中金子，許可金貨銷售，和實施證券兌現行的即期交易的許可制。在五月初，商工省新成立臨時物資調查局，銳意於輸入計劃的全面改訂，又與民間五個經濟團體，成立貿易委員會共策輸出工業的振興。到了池田藏相相登場他深感到日本貿易的危機，開始實施以賤行緩和原料品輸入限制，為增進輸出所得主張。棉布既為日本最大宗的輸出品，而棉花的輸入的減少亦佔原料輸入減少總額的大部分，（今年一月至五月上旬棉花的輸入減少四億四千餘萬元佔全額輸入減少額八二%）且上旬棉布與羊毛棉花輸入限制的緩和，而緩和的方法是輸入輸出總額限制（The Export Limiting System）為中心。這即是說，持有輸出證書的棉紡織業者始得輸入相當的棉花，輸入棉花的紡織業者製成棉布後必須輸出的原料的輸入。

戰時日本社會危機的發展

宋斐如

一 黑暗的日本社會生活

有一個法國作家Claude Farrere遊歷日本回國後著寫論文指稱日本為「永久封建」的社會。這個形容詞自科學的觀點說，固然是不正確，但自其形容日本人民的貧苦之點說，却有它的確實性，其意義就是說：中世紀黑暗的社會狀態，還很濃厚殘留在日本社會生活上，並且不是最近的將來可以消滅的。日本社會研究專家山田盛太郎也指日本的勞動狀況為人間地獄的工人生活及印度殖民地以下的勞動條件。（據「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蘇聯的日本問題專家薩伐洛夫對於佔日本勞工大多數的農村女工，指稱為奴隸式的賣身式的勞動者，更可以印證上述法國作家所言非無根據。

日本人民的貧苦到了對外作戰的時候更要深刻化。九千多萬的日本民衆（包括一千七百多萬的朝鮮及台灣民衆）在戰爭繼續一年的今日，已被嚴重的重租壓得喘不出來氣息，被種種的鐵路踐踏得遍體鱗傷了。戰費的鉅款遠非日本統治者在戰前所夢到的，更非日本人民所能担負，物價的高漲和收入的減少，正是夾攻一般日本人民的兩把利刃，租稅的加重更使他們一陣陣地叫苦。日本軍閥政府屢次全國性的逮捕和所謂全國精神總動員的實施，也要使日本民衆精神苦悶，頹喪以至於絕死。現在日本文化界已經奄奄一息毫無生氣了。

但是日本民衆在事實的教訓之前是要覺醒的，他們有一部分不明瞭戰爭之意義，不能積極支持侵略戰爭，有一部分已經覺悟侵略戰爭之非福且於他們無益而積極起來反對侵略戰爭了。覺醒的日本人民大多數已經奮起企圖以實力來捍衛侵略戰爭所加於他們身上的鎖鍊了。前進的智識份子起來領導並鼓吹反戰運動；工農階級及士兵則已開始反戰的實際行動了。朝鮮及台灣的反戰運動更帶上民族革命的深意。日本侵略者，開始挖掘他自己的墳墓，而其人民的反戰運動就是準備埋葬日本侵略

者的力量了。日本反戰作家跟地底說得對：「法西斯主義者繼續打仗吧！……他們碎碎成爲齏粉是時間上的問題吧了。」

一 侵略戰爭的重負

侵略戰爭所加於日本人民最大的重租就是鉅額軍事費的負擔。在平時日本軍費即在國家歲出總額當中佔很大的比重，近年來佔兩將近一半的比率。對我全面的侵略戰爭發動後因爲所謂「對支軍費」的激增及新設，而軍事費一次增至六十一萬萬圓，而間接軍事費還不計算在內，（一九三八年度包括特別軍事費和普通軍事費）。單就侵略戰爭的特別軍事費言，即已達七十四萬萬圓，（包括去年度半年份的二十五萬五千萬圓，及本年度的四十八萬九千萬圓）。到明年三月底止，日本人民所負擔侵略戰爭的特別軍事費，每人平均要負擔到一百零六元之多。單就一年份的全部軍事費言，每人平均一年要負擔八十七圓多。日本人民的負擔還不獨限於軍事費，行政費也是可觀的，一九三八年度日本的普通預算，追加預算，及特別軍事預算共計八十三萬萬六千餘萬圓。這樣一來，平均每人一年的負擔總達一百二十圓有餘。反過來看日本人民負擔的能力如何，實在非常薄弱，日寇的國富祇有一千萬萬圓，僅及美國國富八分之一，即以日本內地人口七千萬人計算，每人只得一千四百餘圓。每年國民所得的總額也祇有一百萬萬圓，每人只得一百四十圓，僅及英美人的十分之一。日本人民以這樣貧窮的財力負擔上述過重的負擔，每一個人每年只剩下二十圓可用以維持生活。日本人民的生活怎能不低下，怎能不痛苦呢！

日本政府加負擔於人民的方式有兩種：其一是增加租稅，其二是濫發公債。自從全面的侵略戰爭發動以來，日本政府對於人民的課稅即漸增加，單就一九三八年度言，在普通預算及特別預算中，租稅收入之項

七月一百二十九件，八月一百件，九十一六十五件，十一月四十六件，十二月四十四件，一總計到華報一這些事實，一方面是在證明日本社會的危險，因「高壓」的侵略而減輕，一方面又在說明日本侵略的危險，因「高壓」的侵略而減輕。

然而日本開國政策的這種高壓，並不能削弱日本人民反動運動的高漲，它足以證明日本革命的發展，潛行中，日本共產黨最近更發展成爲日本全國的運動，日本共產黨在「一九三二年」在東京解散以後，即未再建成功，至昭和十一年，始始建立「汎」本反法西斯人民黨，但「不幸該年十一月五日即爲日本政府大批檢舉，被捕羣衆的地方是北海道，青森，岩手，秋田，山形，福島，茨城，千葉，埼玉，羣馬，東京，神奈川，新潟，富山，石川，愛知，三重，岐阜，京都，大阪，兵庫，岡山，廣島，鳥取，佐賀，和歌山，高知，德島，島根，山口，香川，福井，滋賀，靜岡，愛知，三重，岐阜，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無不波及，被檢舉，逮捕，一三三餘人，造成昭和八年以來的新紀錄。

「本共產黨的反動運動」自「日」之戰爆發後即又加上略略戰爭運動一步進，去年十一月十日的大檢舉正可以說明這種運動結起來警察人員總動員大舉搜捕，僅東京一地即逮捕一百零八名，日本全國被捕者共達二百名，其中左翼運動指導者及工人領袖佔大多數，特別是從來和共產黨統派立相對立的勞動者幾乎一律打擊，「本政府當局即承認農民的積極活動及其進步的勢頭爲合乎。東京警視廳，警保局長宮田提出日本讓」的報告書中也可找出「本共產黨最近發展的線索」。

「最近日本共產黨與從前的共產黨不同，他們目下已混入大會團體中，做非非的運動，此種轉，是和一九三九年受第三國際第三回大會要領的方針指導的，日本共產黨者照樣採用，這係針對「把反動救國黨，反帝國主義及反動勞動者宣傳傳佈」工人，農，爲其基礎而組織大眾，其實說就是標榜擁護勞動生活，樹立和平政策等（二〇四）。

宮田更謂：「從這次中日戰變以來，本共產黨，熱烈支持第三國際的反動方針，陸續的，日本共產黨是「第四日」的大多數採取反動的工作，他利用的口號是：「援助出仕士民的家族」，「援助出仕士民的工資」，「免除出仕士民稅金」，「援助出仕士民的債務」，「樹立和平政策」，表面是溫和的，而其實動向很大，資本的大掠奪和勞動的共產黨子拾起的階級關係，實則和共產黨一樣。

和「一年會檢舉過一次，那時被捕者達一千名之多，但仍不能一打盡，這「漏網之魚」就是所謂「共產黨」，又據國社六月七日東京通訊，上述「漏網之魚」就是所謂「共產黨」，又據國社六月七日東京通訊，上述「漏網之魚」就是所謂「共產黨」，又據國社六月七日東京通訊，上述「漏網之魚」就是所謂「共產黨」。

「本政府最近逮捕的政犯中，不得謂是共產黨，其數值極注意的，是所謂「漏網之魚」，即所謂「共產黨」，又據國社六月七日東京通訊，上述「漏網之魚」就是所謂「共產黨」，又據國社六月七日東京通訊，上述「漏網之魚」就是所謂「共產黨」。

「日本人民反動運動是在日益發展中，從日本政府當局積極尋求防止的方法也可證明，最近日本政府又要發動所謂「優良學生運動」，中內省警保局，全國各縣警察，每縣挑選一名至三名共六十九名，定於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三天集中內務省警視廳，將由各地方報告各當地民衆的服戰情形，尤其重視農村方面的實況，隨時警務局對各地的現狀表示深切的注意，開始服戰，開始服戰，開始服戰。

「日本人民反動運動是在日益發展中，從日本政府當局積極尋求防止的方法也可證明，最近日本政府又要發動所謂「優良學生運動」，中內省警保局，全國各縣警察，每縣挑選一名至三名共六十九名，定於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三天集中內務省警視廳，將由各地方報告各當地民衆的服戰情形，尤其重視農村方面的實況，隨時警務局對各地的現狀表示深切的注意，開始服戰，開始服戰，開始服戰。

四 日本法西斯政府防範的加嚴

「日本人民反動運動是在日益發展中，從日本政府當局積極尋求防止的方法也可證明，最近日本政府又要發動所謂「優良學生運動」，中內省警保局，全國各縣警察，每縣挑選一名至三名共六十九名，定於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三天集中內務省警視廳，將由各地方報告各當地民衆的服戰情形，尤其重視農村方面的實況，隨時警務局對各地的現狀表示深切的注意，開始服戰，開始服戰，開始服戰。

日寇戰略的檢討

方秋華

日本的軍部代官人不斷地向世界宣傳，說他們的軍隊乃是所向無敵的常勝軍，並把他們的優點——忠君愛國，勇敢忍苦，紀律嚴明等等，說得天花亂墜。但實際上，人們都知道日本軍隊紀律和軍人的戰鬥精神，是世界上最惡劣的一個。屠殺華北，淫蕩巴納等都在濫殺殺戮，在日本軍人看來，當然是地崇高紀律所表揚的戰鬥精神；在世界人們看來，簡直是瘋狂與暴行，為歷史製造罪惡。

雖然，在這次戰爭中，日本軍隊在戰略上戰後上憑藉着她優勢的兵力有不少的成就，獲得了幾次「勝利」，戰略大原原荒兩也自稱拿破侖了。坂垣，香月，土肥原，烟俊六都是「封侯之輩」了，可是他們并不知道和製的「拿破侖軍隊」，真正走的一八一二年莫斯科之路！

夢想日本「皇軍」變成「拿破侖軍隊」的石原，坂垣等等，是應知這歷史上拿破侖的結局。拿破侖「殲滅一切」的結局是很悲慘的，他什麼都沒有。

歷史決定了拿破侖走上失之路，可是歷史會重演這一幕：日本軍閥必然會走上「一八一二年莫斯科的覆轍之塵」。歷史教訓後代，是要人警惕，不是叫人學習。然而日本軍閥却要學習它。

日本軍事評論家平田晉策（陸軍理論家）在他的「日美戰爭論」與「日本陸軍讀本」幾種著作中，充滿了拿破侖的思想！不，平田晉策把拿破侖的戰爭思想，組成了他的理論，一個嶄新的不斷殲滅的理論。事實已經證明：平田的戰爭理論，不是他的理論。至少應該說是日本陸軍的理論。平田不過是他們的代表吧了。

年青的戰略大家原亮爾，根據他研究德國戰略的經驗，把平田的理論更實踐化，將不斷殲滅戰建立為日本的戰爭史觀，在石原的公開著作中，和他製定的「對蘇作戰計劃」和「對華作戰計劃」中，可以知道日本大陸政策戰略的續和延長，決定了他的作戰方式，是運用「遠戰速決」的殲滅戰。

所謂殲滅戰，即攻勢作戰。它的作用是利用自己在軍備設置上，軍隊上，以及地形上的種種優點，以殲滅對方的方式，一舉而殲滅敵人。換句話說，殲滅戰就是以其遠戰速決的意圖，於最短短間中，殲滅對方的主力，而讓兵臨城下的境地。日寇是使用這種戰術的，不但是對我國如是，對其他國家也是如此。我們從歷史上看日寇對外的幾次作戰，如：甲午中日戰爭，日海軍以最強勁的戰術殲滅我海軍。日俄作戰時，日海軍以最強勁速迅的戰術掃蕩帝俄在東方的艦隊，都是先例。當時日軍為了急進攻破俄軍所守禦的旅順口起見，竟不擇手段，以放圍之衆，填塞旅順港口，然後長期登陸，疾風迅雷似地與帝俄軍隊周旋戰，從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以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日寇的作戰方式，還是用着這一種「老套」。

殲滅戰就是殲滅戰，為什麼還有「不斷殲滅戰」呢！

殲滅戰的作戰目的，是要迅速地消滅敵對的主力，而迎其放棄戰意，屈服於自己意志之下。指導此種戰略，首先必須具有下列兩個條件：

對日軍作戰幾點觀察

斯維里道夫
常樂生譯

中國境內的戰爭，業已使雙方都用盡最大量的人員與資財。日本掠奪者的計劃，原想在短期間內以少量的資財來結束戰爭，這項計劃已顯出它的不能成立。日本軍隊攫取了一部份中國領土，佔領了中國境內的若干政治、工業的中心都市，但是日本軍閥所希望的迫使中華民族「屈服」這一點，並沒有成功。

日本在華的軍隊，以孤立的，呼應不靈的作戰部隊在實行作戰，這些部隊都是順着鐵路和它的交通線推向前進。交通困難，戰場上的山陵地區，以及在日軍軍隊後方活動的大量的中國游擊隊，逼迫着日本作戰部隊採取一定的作戰路線。所有日本軍隊想包圍並殲滅中國軍隊，加以各個未破的企圖，並沒有得到結果。

日軍常常集中最大量的兵力於主攻方向，實行猛烈的攻擊，並繞到中國軍隊的側翼，威脅中國軍隊的後方與退路，逼迫着中國軍隊從事退却。在中國軍隊退却的時候，日本便極端猛烈地跟蹤追擊，一切兵種都要參加這種追擊。不過，中國軍隊總是適時地開始退却，迅速地脫離日軍的追擊部隊，不許追擊部隊能集結在退路上，包圍自己。

從某個作戰方向向另一個作戰方向的迅速調動，在這次戰爭中佔有重大意義。因為這樣故，日本常常利用海運糧。

在分析日本軍隊的幾次進攻的時候，應該

第一 周對綽密之計劃

第二 周對優劣之兵力
不能達到綿密的計劃，運用絕對優劣的兵力，達到了決定的效果，就是殲滅戰的效果。如果殲滅戰不能達到決定的效果，再指導此種殲滅戰，或不斷的指導此種殲滅戰，意圖擴張戰果，是極其危險的。

第一，優勢兵力的使用是有限的戰鬥力和戰鬥精神其有限，終必止境；

第二，劣勢作戰，不勝的攻勢作戰，持到了攻勢的頂點，戰鬥力漸減之時；

第三，一次作戰，能殲滅敵人，次作戰不能殲滅敵人，多次作戰能殲滅敵人，不斷地沒敵人，劣勢軍會前守勢軍消滅的。

第四攻勢軍自身消耗，守勢軍則因此頂點長成了自己力量，而戰戰愈強，愈強愈勝。

世界上，殲滅戰成功的史例也很多。前者如紀元前之卡內內戰，後者如歐戰之坦能堡戰。歐戰時，殲滅戰成功的史例也不少。但殲滅戰失败的史例也不少，一八二二年拿破崙之征俄是一例，一八二七年我國元朝之西征亦為一例。今天日寇之走的道路正是一八二二年拿破崙失敗之路；雖然地尚世界吹牛「皇軍已獲勝利」，「七月十五日要佔領武漢」，「不久可消滅中國政府，可是她并無成就地她并沒。殲滅中國的主力，並沒有壓迫中國放棄戰意。反之，中國在日寇不斷的攻勢中長成了新的力量，不斷的在戰爭教育中進了一步。真的戰爭把中國建軍工作縮短了四十年，一年戰爭四年的進步，戰事戰去，中國完成了一個進步的現代化的國家，她沒有疑問的。

日寇不喪中國統一，侵略軍促成了中國的統一；日寇不容忍中國建軍，侵略戰爭促成了中國的建軍。自然的，中國總統，中國總理日寇愈益要加緊她的進攻，加緊她的破壞，可是指導此種進攻與破壞的戰鬥力，終是日限的，而且必然有幾次進攻與破壞之後，會逐漸減少其作戰力的。據提摩先生在其「年來敵軍戰略之檢討及前途」一文中（七月七日武漢各報），曾徵引「戰爭論」大帥克勞塞維茨將軍，對於其勢力滅縮的原因，共有以下五端：

第一，欲保其侵略地，必須減兵佔領地；

第二，欲保其欲保護其後方交通線，必須佔領其背後之土地；

第三，火力及人員之損耗；

第四，糧食及人員之損耗；

第五，政權要素及城寨。

兵學家德培德先生根據這些點解釋說：「攻擊軍至某一時期，其攻勢之能力，最為旺盛，可稱之曰攻勢頂點。過此則戰力日益縮減。反之，守勢軍則過此頂點，而敵戰愈強」。這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不移的定論，而非純粹的觀察。當我們讀過了德先生這段話後，對於日寇作戰力前途估計，就有以下兩個問題，很顯明地擺在眼前，值得研究。

第一，日寇對華使用的殲滅戰，不斷的殲滅戰，現在是否達到了攻勢頂點？

第二，現在日寇的攻勢作戰，是否已至戰鬥力漸減之時期？

關於這兩個問題，我們需要專文來研究，需要事實與數字的提供，此刻不能輕易判斷。不過我們預備，將寇員長的話，「敵之武力，終必窮時」，日寇正向着窮困的道路上走去。不過我們預備，將寇員長的話，「敵之武力，終必窮時」，日寇正向着窮困的道路上走去。

成功了的中國統一，進步和現代化。

指出這一點，就是說，日本軍隊對於堅固的中國陣地，不常採取正面的進攻，就集中了大量的技術兵器，在正面攻擊中也不能取得多大效果。

譬如南口之戰，日軍曾經幾次進攻，但結果依然失敗。中國軍隊利用着那一帶的山地地形，以火力和反攻擊退了日本軍隊的正面攻擊。在上海附近也發生過這樣的戰鬥。在這兩次的戰鬥場合，日軍終於放棄了正面攻擊，實行深入的迂迴迂迴。

為了迂迴南口，會利用機械化部隊與日軍的騎兵潛入中國軍後方，威脅它的退路，逼迫着十三軍的部隊撤退。

日本軍隊向中國軍開始陣地攻擊，通常都是在猛烈的砲兵準備射擊，空軍的轟炸，以及迂迴部隊已經威脅到守軍的側翼與後方以後，這樣的協同動作使攻擊部隊的向前推進較為容易。坦克車隊走在步兵先頭，支援步兵的行進，這是通例。

每次攻擊勝利以後就進行猛烈的追擊。

日本軍隊以一梯隊或二梯隊行進，第二梯隊通常用來預備第一梯隊的戰果。此期應該注意到，日本軍隊指揮部已開始估量到他敵人的火力，政治的現狀等等，步兵攻擊有大量的各種各樣的現代技術支援。在上海戰線上日本海軍就獲了很大的作用，它要對砲擊擊擊中國軍隊的側面和後方，保障友軍的步兵前進。

日本軍隊的進展速度，是各不相同的，這要取決於地勢，攻擊方向的重要性，戰鬥的性質，與中國部隊的抵抗力。因此，在趕達到包圍之間的三天作戰，日軍一晝夜間前進的平均速率為四十六公里。在此戰場上的其他幾次作戰，尤其是在三月

間造成蒲州的時候，一晝夜平均的推進速度約在一二——一四公里。在中部戰場上進攻蘇州與南京的時候，每晝夜以八——一〇公里的速率前進。其他幾次作戰，譬如滬甯反攻作戰，以代縣攻太原，以及從北平攻保定，每晝夜的行進速度為四——六公里。

總而言之，日本軍，在運動戰的情形下，每天的前進速度約一四公里。在上海近郊的陣地戰的情形下，同是一晝夜的時間却祇能推進一百米。日本軍前進之所以較為迅速，是因為前者祇道與其它有利的交通線的原故。每次新領土的佔領與交通線的延長，又同時成為抑制日軍進攻速度的因素。

在日本旺盛軍隊的後方，活躍着無數的海擊隊，襲擊車站，破壞交通線與道路等等。要鞏固後方防禦日本益增長的交通線，必須更大量的兵力，這不得不削弱前線兵力，減低進攻部隊的攻擊力量的條件以前方派下來。

在分析兵種的活動時，可以看到下面的許多特點。

日本步兵不論在行軍中和追擊，都很靈動。在追擊的時候，步兵的配額減少到最低限度。每個士兵只隨身攜帶必需的食糧與彈藥準備。活動於行軍困難的地區時則利用當地的各種工具。在津浦線方面的戰鬥中，曾遇到許多湖泊日本步兵將機關槍和附加的砲兵配置於木筏上面，並且在這種情形下進行射擊。在上海戰爭中實行強渡的時候，日本步兵利用小艇，木船以及其它湖上交通。

在巷街戰中，日本步兵為防禦子彈與破片起

見，除工兵的構架以外，同樣利用過時的材料。譬如將汽油桶注滿水泥，射手滾着鉄桶攻擊前進，是常有的事情。

攻擊時步兵的隊形極度分散。連與小隊都賦以戰術上的獨立性。步兵和機械化兵營之間的協同動作更與以往大注意。據說明日本步兵在接近戰中的戰鬥力，那就應該指出：日本步兵不願作白刃戰。

在山地作戰，需要運用山炮和榴彈砲。日本步兵師團的砲兵編制都屬許多山砲。曲射砲中隊，擴充成大隊。重砲的配屬為師團設置一重砲隊，（平射或曲射）。這種配屬的加強，能在師團主攻方向的陣地上（四——十五公里），每公里有砲十尊到十四尊。砲兵準備射擊的權限時間是不一定的，砲兵的火力，都從口方面向同一目標集中發射。砲去的經驗，證明許多外國觀察家把日本砲手的準備估量過高。許多地方都表示出中國砲兵顯然在實上佔優勢。

坦克軍通常用作支援步兵的戰車。在上海一帶，曾使用數。與騎兵部隊一同進行深入襲擊的攻擊。坦克軍的配屬標準，為每師團設置一大隊，約〇——四五輛。戰車中隊以下不再分割，以整中隊進行活動。

有時利用坦克為移動的砲座。譬如在蘇門河渡河的時候，坦克車以自己的火力掩護渡河。坦克車有時用來作先遣隊。坦克軍行進於步兵前面約幾公里，為步兵開拓進路，保證其向前行進。

戰車隊的小型坦克，用來作戰鬥偵察與輸送彈藥到戰線的工具。彈藥的輸送，用特製的裝甲

彈藥到戰線的工具。彈藥的輸送，用特製的裝甲

列車。

日本指揮部對於工兵的使用極其廣泛。尤其是在進行地中戰的時候，在忻口和上海兩戰中曾設有過利用坑道（戰鬥—建築地雷坑）。應該記住，中國所有的舊城市都建築有磚石的城垣，這種城垣的厚有二——一〇米。高總十二米。城兵的一隊，能在這城垣上打出一條通道來。

在這種場合工兵就設置坑道，埋下雷來加以爆發，造出必死的道路。為要在陣地前開拓道路，除戰車和砲兵以外，同樣要使用工兵。他們用長竹筒灌滿炸彈，來燒燬和破壞鐵絲網的障礙。

日本軍內的化學部，同樣在中國參加作戰。在上海戰爭中日本侵略者感到無法消滅中國軍隊的堅強抵抗的時候，曾應用瓦斯發射器來施放毒氣。但因毒氣不發效果，所以，雖然沒有防毒而共的中國軍隊，也沒有受到多大損害。中國軍隊發射毒氣是常有的事情。日本空軍還幾次投擲化學炸彈。

在日本作戰部隊與後方，並沒有可靠的聯絡，而且是不會有的。械彈、器材、與食品運載，任何時候都要用有力的武裝保護，可是無機關常常被砲擊隊所消滅。日本侵略者沒有希望能夠常常發射砲擊隊所消滅。日本侵略者沒有希望能夠常常發射砲擊隊所消滅。日本侵略者沒有希望能夠常常發射砲擊隊所消滅。

任何地方的糧食的儲藏，這批侵略者一心想用武力來把中國亡國亡種的殖民地。日本軍閥不但不得要和中国軍隊作戰，而且要和全中國的幾萬萬人民作戰。而這幾萬萬人民皆充滿了爭取最後勝利的心。

（紅星報四月廿四日）

敵人在加緊統治華北

北 鳴

平津以及華北淪陷在敵人手裏已經快到了。在這一年中，留在敵人後方的華北同胞在更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以絕大的犧牲精神在同日本帝國主義做英勇的決鬥爭。正因為敵人佔領的僅僅是土地，而所佔領的土地又決不是而而點點；中華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又都具有同一種的愛國心，雖然敵人佔領了華北點點的土地，然而除了極少數的漢奸之外，並不會征服了一個中國人；敵人看到擺在眼前的困難，於是在各方面都增加緊地，以高壓手段統治華北。

一．所謂「侵略生命線」的建造

以敵人的兵力應付中國全面的英勇抗戰，自然是絕對不夠的。敵人爲了擴大土地發揮機械化部隊作戰的能力，爲了戰鬥力的振奮，爲了實現經濟掠奪的野心，首先，自不能不築起來伊的「交通線」。

交通該是侵略者的生命線，所以敵人要使統治華北必須先建立起來本身的生命線。敵人有所謂交通的一元經營。一元經營就是將東北和華北的所有交通機械統一，使「通機在唯一」的統治一元化，而使華北各地的鐵、公路、鐵路，海運發生密切連絡，以達到侵略的目的。

在海運方面，敵人一方面籌備建築華北三大海港，一方面設立海運團策會社，具體案是：

- 一、設立強化對華海運爲日本的運通團策會社。
- 二、海運團策會社，開發華北經濟，促進中國貿易。
- 三、會社組織爲官半民性質。
- 四、會社資本由民間無政治共同担任。
- 五、將與日濟會社合流。

同時敵國的船舶會社，三井，三菱，大阪商船會社，也擬共同出資本一千萬左右設立一個華北航線的輪船會社，用小型的輪船往朝鮮，大連，天津，青島行駛。

在航空方面，敵人以多次航程的試驗，最近由平津直達日本本部，

時間已經縮短到僅僅五分鐘。

在鐵路方面，敵人經過多次的計劃和籌備，在四月一日起已經開行所謂「日滿支直捷通車」。所謂「日滿支直捷通車」是由釜山經過鮮北線，過安東接南滿線，再在瀋陽改爲滿奉山線，過山海關改北曹線，而直達天津北平，敵人爲了這一計劃的實現將所經過四線的行車時間完全變動了。敵人不亦試驗着這直捷通車並且在增加機車行速度，縮短行車時間。

所有華北的鐵路交通，曾經一度經過南滿株式會社和興中公司明爭暗鬥的結果，現在完全一元化地操在南滿株式會社的手裏。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爲了統治華北的鐵路，在北平設立了南滿鐵路北支那總局，地址在王府井大街舊公府前年漢陽局舊址。在南滿鐵路北支那總局之下更設五分局：

- 一、天津支局——總管北南線。（附設北曹路局內）
 - 二、濟南支局——管理津浦路。
 - 三、青島支局——管理膠濟路。
 - 四、保定支局——管理平綏路和正太路。
 - 五、鄭家支局——管理平綏路。（辦事處設北平西四牌樓羊肉胡同舊平綏管理局址。）
- 這五局重要職員完全由日人充任。一切行政，行車，完全由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發動管理。

津浦、膠濟、平綏、平綏、北曹這五條鐵路，雖然在敵人統治之下，然而因爲我們英勇的游擊經常地出現，破壞着敵人的交通，所以火車常常進退不定，中途驟點更是有常。津浦線的黃河鐵橋，中國軍隊撤退的時候已經炸燬敵人爲加強侵略力，於是將鐵路橋旁邊日夜修理了一座時的木橋，在二月九日草草完成已經可以通車。膠濟路在我軍撤退之後破壞得利害，在二月十日，敵人也勉強修好了以通車。敵人雖然無時不在守衛着鐵橋，修理着鐵路，然而我們英勇的游擊隊，却到處地破壞着鐵路，敵人在莫可奈何之中，於是強迫着鐵路村的村民組織「要

日寇開發華北的陰謀

唐道五

(一) 華北的資源

華北是世界的寶庫，有無盡藏的工業的富源與大量的農業生產品，這都是日本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材料。所缺乏的資源。

華北鐵礦的埋藏，在一般地質學家的證明是超過華中與滿洲的，據一九二五年中經濟年報的調查所得來的數字，華北五省所埋藏地下的鐵礦富在一八六·二八九千噸。鐵礦僅的日本，正想得到這極許多的鐵的來源。

除掉鋼鐵的來源外，華北的煤炭，也是日本所垂涎的燃料。華北五省中的地下煤炭，不但多而且質料特別好。據翁尤瀨及候德封二氏的調查全國煤礦時所發表的數字，為二四六·〇八一百萬噸，其中華北就占有五四·〇五%。

華北五省煤藏額。(單位一百萬噸)

省	無烟煤	有烟煤	泥煤	合計
河北	九八一	二·〇八八	二	三·〇七一
山東	二六	一·六一三	——	一·六三九
山西	三六、四七一	八七、九八五	二、六七二	二二七、一二七
察哈爾	一七	四八七	——	五〇四
綏遠	五八	三三七	二二	四一七

一九三五年七月，日本北平電通社發會說關於華北的煤礦：「大同平原地下埋藏的六億噸的無烟煤，察哈爾龍門一帶的無烟煤，石綿礦，以山西省的陽泉為中心埋藏量千三百萬噸的無烟煤，如果加上日本的資金與技術上的援助，將來是有希望的。」這個電訊已十足證明日本對華北的野心了。

其他金屬及非金屬的礦產，也都有豐富的埋藏，也是日本財閥們垂涎已久的寶物。

農作物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棉花與小麥，近年來因為農村的貧困，產額與品質都日趨惡化了，但是每年的產額還是可觀的。據日本出版的農情報告第一卷第八號，所發表的，如下表(單位千市畝·千市担)：

日本常識講談

王乃昌

「御製的日本憲法」所謂「帝國憲法」在日本政治上佔很大的重要性。單從各種不同的黨派都企圖把「憲法」織入自己的旗幟。事看來，已夠艱難了。就是無產黨亦莫不如此。因為憲法在憲法「治又維持之類」的法令來防衛其不可侵犯性。合法主義云云，即不拱稱憲法。同時，「憲法」又是當成「國體」要約看待的。所謂「國體明徵」(昭和十年八月三日閣內閣閣聲明)「實不外憲法第一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而已。日本憲法的固守性，也是它的特色，除了完全由天皇欽定外，是幾乎不許改訂的。

從憲法的條文看來(全文共七章合計七十六條)，大權範圍，也是被天皇獨專的。如憲法第十二條規定陸海軍的編制及常備兵額的大權，第十三條宣戰媾和及條約締結的大權，第十四條規定頒布戒嚴令的大權，皆可以不需選舉的協贊而直接由大皇行使。

天皇高於一切，憲法的起草人伊藤博文氏說得最精闢：「君主親掌立法行政之大權，不得君主之認不得制定一法，不得君主之許諾不得有何施設，可謂邦國即君主，君主即邦國」。日本憲法的根本特色，即全由君主主義一貫以之。這有限制的布爾喬亞的立憲政治，民主精神很少很

棉花	面	額
河北	九、四六九	三、〇八八
山東	五、三三七	一、七七三
山西	三、〇三五	六三四
河南	三三、三九六	二八、七三九
山東	五、一八〇	七三、四七〇
山西	一、七二〇	二一、〇二四
察哈爾	二、二六七	二、四〇三
綏遠	二、六四一	三、〇七七

總之，這不過是華北一部份的自然富源與農作物的數字，將來如有新的開發，與舊的調整，數字還有大量增加的可能，這是中華無窮的寶庫！

(二) 日寇開發華北的經濟政策

侵略華北的經濟原動力的「華北開發會社法」已於三月十六日提出日本衆議院通過，並定七月一日實施。

「華北開發會社」的主要任務，根據該會社法第三章十三條統制調整的，計有(一)關於交通運輸及海運事業。(二)關於通信事業。(三)關於發電送電事業。(四)關於礦產事業。(五)關於礦的製造販賣及利用事業。(六)其他可以促進經濟侵略的事業。

日本積極開發華北的陰謀，真是囊括之大，無微不至；在以上六項中已可看得很清楚了。

「華北開發會社」充當經濟侵略的中心機關，其內容與方針，該社最高指導者平牛三郎曾對記者發過這樣的談話：

「華北經濟開發始終抱定互惠政策，開發鐵礦，及棉花等資源，須要多額的資金。日本必需盡量出資。尤以煤產和產花小麥等生產，最為急務。……可能範圍內，開放門戶，輸入外資，並擬定形式上訂長期協定，以便購入機械材料。個人對於外資誘導，覺非困難。」

平牛的話雖是很簡單，但是已十分代表敵人開發華北積極的經濟政策的主要方向了。他為了確立所謂「中央及駐外官憲的一貫根本方針」起見，會訂下一個具體的方案，內中有一條說：「華北開發會社為產業開發與實行機關，而且存照產業類別開發的各分社，是以日華合辦的中國法人會社為原則，使日華兩國的資本、技術與勞力，緊密得極其具體化起來。」(三月二十八日同盟電)

顯然的倭寇的野心，是企圖實現所謂「日滿支經濟集體」的妄想，並打算利用我國土著資本，來誘成他的好事。

少的。民主政治在日本一開始就是這樣脆弱的。剛無力的議會團。日本議會，受了憲法的限制，是顯得特別無力的。這在任何代議制的國家，都難找出先例。因為它有看下列極其重要的規定：一、沒有改正憲法的發言權，二、沒有討論關係皇室事項的權限，三、衆議院沒有議決改選貴族院令的權限，四、沒有宣稱和及締結條約的權限，五、不得干與陸海軍的編制常備兵額的決定及軍艦的統帥，六、預算案即極權受限制，幾乎變成有名無實。

同時，日本議會受着二院制的束縛，特別是議會中的衆議院非聽常制賦與的權限，祇有「預算應先向衆議院提出」的規定(第六十五條)但又受着種種限制(見第七十條和七十一條)而貴族院議員則不適用選舉制度，大多是貴族和官僚。對於衆議院的決議，無論何時都可以加以否決。若兩院發生衝突，通常是衆議院請解散而重行選舉。反之，貴族院則不安無事。在日本議會史上，充滿衆議院對貴族院妥協屈服的事件，絕沒有衆議院對貴族院鬥爭的事件。

日本議會，完全是以尊奉士國會為根本而出現的，成為官僚政治的附庸。議會的作用，祇餘代議制的皮囊。雖因隨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布爾喬亞階級的努力增強了議會的作用，使議會從官僚政治的附庸立場解放出來，但不幸命運，却又把它放在軍部指揮刀下犧牲了。

現在倭寇經營華北的主要課題，就是調整滿及華北的不同階級的國民經濟，換句話說，將如何運用其三十年來的經驗及其資本能力，在侵略華北經濟的事業上調整而統制起來。以實現其使中國殖民地化的陰謀。

倭寇為要確保今後日益增大的重工業資源起見，故對於侵略華北的鐵礦資源非常重視。他們特「華北開發會社」成立以後，即擬着手設立日偽合辦探礦公司及製鐵公司，並為配合着日本及偽滿的鐵礦增產計劃，在總合的統制下，同偽「蒙滿聯合委員會」協力合作，積極掠奪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各省的鐵礦；同時正在奪掠華北鐵礦資源的興中公司及日本製鐵會社，亦均計劃如何擴大其事業。日本製鐵公司第五次擴張預算三億元，把建立的廣闊的千噸鑄鐵爐及清津的七百噸鑄鐵，計劃暫時擱置，抽出這筆巨款轉投於華北的經濟侵略上去。

在敵人軍需工業上，與鐵並重的煤炭，其計劃是以適應第一期當前需要為中心，藉以補償敵人內部的不足，特別是為了製鐵，及隨化所必需的煤炭。敵人首先計劃的積極的開採大同及開平炭，開採權屬於「炭會社」，其實他是隸屬於華北開發會社的。

其他和平產業，在歷史上不歸於「華北開發會社」的統制，但是日本資本主義也踏進了戰時經濟編成，所有國營管理及資金調整強化等，事實上已不容許自由發展，所以和平企業資本，也不得不跟隨敵人的大炮，變態的向大陸進攻，我國僅有的幾個華北民營的紡織，麵粉工業，現在已被迫停業，所謂「受托經營」事實上已完全被接收了。

(三) 日寇結伙打劫的陰謀

本來這也是開發華北經濟政策中的一部份，平生曾說過「輸入外資，並擬訂長期協定，以便購入槍械材料」。為了大家明瞭此中內幕的慘毒起見，這里另設此項，作詳細的解答。

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日本帝國主義，軍需業膨脹已經達到飽和點，滿洲的投資的結果，因為種種關係，現在不但不能拿錢回去每年還要不斷的繼續增加新資，才能維持過去的資本。華北一塊廣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疆域，根本談不到資本的，假使從日寇國內抽出資金來，然而事實上日寇國內有限的生產力已根本無法再移動了。

世界上資金王國美帝國主義，鑑于華北處在軍事時期，在政治上經濟上，英美都不願意冒這個危險。即便美英願意投資，野心勃勃的日本法西斯軍人與財閥們，也不歡迎美對華北有什麼行動的。這樣，日寇除仰望他的伙伴德意幫助外，別無他法。事實上德意對於所謂華北開發的經濟建設工作，是有充分援助日方的企圖，但是德意這兩個窮傢伙，自顧不暇，什麼積極援助也辦不到的。

最近德國古魯士浦遠東總代表德日本代表瓦爾台爾與卡爾魯伊士公司機械部北平代表海斯羅浦及同公司天津代表溫華爾三人，曾對日方提出以物換物的貿易政策。內言就是德國對華北各工場出售機械及其他建設的材料。而以它在華北所得之代價全部購入羊毛，棉花，棉花生等特產品運往德國。

試看一年來日本議會的成果。就祇是通過空前的龐大預算及全國總動員法案與電力國營法案。雖然曾有過一度劇烈的反對，終於還是屈服。

還設置日本議會政治澈底衰落，而完全變成軍部的御用機關。即憲法賦與的一點立法獨立的精神也失掉了。謬會之所以還未被法西斯軍人斷然廢止者，就因為他們還想利用這一塊破碎的立憲政治的招牌，來取得軍事行動的合法性而已。

獨獨特的官僚機構。日本的官僚機構，在德川幕府時代是「領主」及各藩，官僚則有「大老」和「老中」，經過明治政府的統一，構成了強固的官僚機構，由於布爾喬亞配與爭封建地主階級的要求官僚的庇護與結托，而擴大他們的力量。在政治形勢上於是出現了樞密院，貴族院，元老和重臣。

「樞密院為天皇親臨，諮詢重要國務的場所」。(官制第一條)設於明治廿一年四月，與內閣會則立而三。在官僚機構中是首屈一指的。它具有憲法上及皇室上的二重任務。不僅是顧問府，而且是在執行國家最高權力。名義上雖不干與施政，但實際上內閣命令在樞密院手上的事，是常見不鮮的。不久的過去，因為顧問官伊東已代治伯爵暗中的活動而若槻內閣崩潰，是極有諷刺的事情。

貴族院的構成份子，有皇族，公侯爵伯子男

意大利幾度組織經濟視察團曾訪日本，同時在滿北及偽滿有長期間的考察。結果由意大利提出幾個意見，其中最重要的兩點：

(一) 締結日滿意三國間的貿易協訂。

(二) 研究意、利在華北投資的可能性。

其他細目也與德國一樣。貿易一對一求債主義，以德國之機械換華北之農作物。當然，本國於他的兩個伙伴所提出的辦法，認為十分滿意。

綜合以上德意對滿北經濟開闢所提出的，一對一物物交換的政策，其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德意對於德、意、滿三國其可靠的信用，但爲了維持其對華北機械類輸出國地位，以避在限制下所生之國際收支的矛盾等影起見，於是才提出這種的貿易政策來。其實農產品與工業產品也是日寇伙伴本身缺乏的東西。

物物交換政策是充分表示出日寇經濟上的無能，只有把開闢資金轉歸華北礦山及農村的同胞身上，把從我們同胞身上榨下來的血汗，去償付他的伙伴，德意之機械的代價，換句話說，德意日商業協訂成立之日，就是開始以巧妙的方法加緊剝削的一天。開發華北的進展，與華北同胞們的生活，痛苦爲比例的增加。我們知道日本東北的農山漁村，不是連文兒都被迫賣到都市上去作傭工嗎？

(四) 日寇的陰謀是會碰壁的

華北華中一年來的軍事行動，敵人所欲獲的只不過沿鐵路公路及幾個軍事的據點。其實大多数的地方，如鞍山、河北、蘇魯邊區及安徽的內部，廣大的民衆，無盡的土地，不受敵人軍事上政治上的控制，簡直可以說這在我們同胞的手裏。我們的游擊隊隨時可以襲擊他，搖動他的軍事上政治上的基礎。

前年已經說過軟弱的日本資金，無能開發華北。況且軍事行動一天比一天擴大，長期的消耗，日本國的產業除一部軍需，業外將加緊的衰弱，大衆的窮困是曾經碎軍閥及財閥的野心的。軍事行動是要逼入軍費不貲的支持，所謂北滿開發更需巨額的資金。對日的日本是沒能力支持下去的。

他所仰仗的德意對華投資，也不過是自救欺人的把戲，他們的協定是物物交換內求債主義，主要的就是看價值。假如亦有了他所需要的農作物與工業資源時，他的滿洲機械品可源源的送到華北來。長期戰爭勝利是我們的，一旦華北發生動搖，交不出他伙伴所希望的交換對象，德意是窮傢伙，他不會拆了自己的肉，來給日本軍人充胖子的。

東北有烏金般的煤礦，白銀般的棉花，與黃金一樣的小麥與大豆，廣大的市場，無窮的人力與物力。在他軍事政治經濟配合統制之下，造成台灣朝鮮的第二，人民永遠無抵抗，做他的生產者。英國人統制印度，像意大利統制阿比西尼亞。這都是日寇的夢想！——不可實現的夢想。堅強民族運動的無數的巨錘，一定會粉碎日寇軍事、政治、經濟上的陰謀，擊爛他們的迷夢。

——七月八日於武昌！

爵，勳選議員，由帝國學士院互選而被勳任者，多額納稅議員等。在形式上貴族院雖名爲議會之一，其實却是官僚機構的一環，而宰制議會之活動。最值得注意的是，是貴族院的議員又多數是樞密院的顧問官，因此，即在政黨內閣全變時代，元老的產生是在明治中葉以後，從明治十八年頒布內閣官制開始，維新的元勳，遂一推奉受命組閣，選的奏奉權。因此叫元老，如伊藤，山縣，井上，松方及西園寺即是。大正以降，則由樞密院議長、內大臣及宮相輔佐西園寺，不再補充元老。

重臣是昭和九年，因齋藤內閣辭職而開重臣會議，因是得名。計參加的人物有西園寺公望，牧野伸顯，一木喜德郎，滿浦張若，齋藤實，若槻禮次郎，高橋是清等。他們都是日本支配勢力的代表。重臣可說是元老制的發展。

官僚機構活躍於明治時代，大正以後，布爾喬亞的勢力侵入政界，始發生了多少質的改變，帶上布爾喬亞的性格。從樞密院貴族院主要勢力的更迭，由元老到重臣的演變，更得到實質。然官僚機構的本身，迄今仍未停止活動，依然保持其特殊地位。由於官僚機構的存在與發展，必然阻礙了日本民主政治的進途。

專載

蔣委員長告日本國民書

日本國民諸君：

今日爲我中華民國抵禦蠻狂暴軍部之侵略，發動全民抗戰之一週年，中正在此東亞歷史上最悲感之今日。欲向日本全體國民諸君，略敘華學之意。中日兩國本似兄弟之邦，在種族文化上，皆具有綿遠之因緣。溯自隋唐時代，凡我哲學文學宗教美術工藝諸端，均爲貴國所攝取，而蔚成天平以後之文化。此貴國現存之歷史遺物及古美術品中，皆斑斑可考，即諸位現時之生活方式器具名稱，亦多猶保存文化母國之面影。近世體科學之發展，在交通上，已由三數月之艱險路程，縮而爲旦夕可達，以如是密切之關係，兩國間應如何相親相睦，以圖共存共榮！我中華民國自民國十七年統一以來，奉 總理三民主義以爲建國之準繩，本獨立平等之原則，與各友邦共謀世界之福祉。其於貴國如諸君所知者，更不啻兄弟手足親愛有加，蓋我中國特性，以孕育於數千年聖賢之教化，酷步和平敦重德義，凡屬同種方趾之裔，皆有「民吾同胞」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感，更何況貴國與我關係甚切，有如上述者耶？然而貴國，爲錯誤之觀念所驅使，以暴報德，未嘗或已。而我中國國民，常不惜出以極度之容忍，以期一旦豁然覺悟，共策東亞之和平，雅不欲陷兩國於萬劫不復之境。二十年秋，貴國軍部乘我長江水災，正賑濟不遑之際，假借所謂中村事件，突佔我東北數省，遂釀成「九一八」之變，榮年正月，在上海無端挑釁，又有「一二八」之慘禍發生。嗣後連年侵略，變本加厲，充其極，必欲使我國亡種滅而後快。諸君試易地而思之，若中國用貴國軍部對我之態度，則貴國將如何？

可痛念之去年今日，貴國軍部基於一貫之侵略計劃，發動盧溝橋事變，向我華北大舉進攻；俄而復擴大佔領海陸空軍，於八月十三日佔領上海。我中國全體國民，固酷愛和平，但尤愛其有五千年文化歷史之國家，愛其先人之廬墓與休養生息之田園鄉土，視貴國之侵略無已。容忍實已達最後之限度。於是本國神聖之天職，發動奮勇之抗戰，毅然予暴戾者以膺懲，全體國民無不憤肝腸塗地，洒將熱血之決心，以求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歷史文化之發揚光大，當事變突發以及前，中正屢有聲明，守貴國朝鮮明建之士，認強盜之禍所必引起之危機，從事再思之審慎，無如貴國軍部執迷不悟，仍不願國際公理，國家幸福，以及諸君辛勞經營之一切國力，卒掀起東亞歷史上未曾有之劇戰，此中正所深爲遺憾者也。

抗戰已一週年矣，諸君雖忱於軍閥深成，諒亦必有沉重不勝之遐想。貴國軍部不謂謂君不戰即可屈服，國乎？不謂謂不備二三日短期間即可速戰速決乎？然今則竟言必須準備長期作戰矣。彼輩逐加困難，不得不一再變更其欺騙諸君之方式時，諸君幾多，兄弟子姪，已遭大險之鬼，幾多之閨中少婦，已作未亡之人，幾多之幼小兒女，已成無告之孤，諸君所得於戰爭者究何存？即以我東北四省而論，被彼輩攫取已歷數年，然諸君除負担龐大之戰費而外，又何所獲？

自自戰爭發動以來，貴國於人力財力火力上之損失，已數倍於日俄戰爭之時矣，而其尤嚴重者，實爲精神道德上之損失。諸君知之乎？貴國之出征軍隊已成世界上最野蠻最殘酷之破壞力量矣，諸君知之乎？貴國所常誇耀之「大和魂」若「武士道」實已掃地無存矣。毒氣毒彈施行無忌，毒齊毒品販賣公行，一切國際公約，類正義，均遭貴國之侵略軍部所毀棄矣。且於每一地區被佔之後，焚燒擄掠之餘，對我不及埋埋之無辜人民及負傷

兵士，傾施以大規模之屠殺，或縛千百人于廣場，以機關槍射，或聚數十人於一室，以油火焚燒，甚或以殺人多寡為競賽，相誇詡，且復四處勾結土匪，串通流賊，散佈欺騙宣傳，製造傀儡組織，凡足以破壞我社會秩序，毀滅我固有文化者，任何手段，無所選擇，而我後方未設防之城市，亦備運籌之計。因此而死傷之人民，損失之產業，實無法統計，且每次之空襲，如瘋如狂，專以平民，及文化教育，慈善諸設施為目標，肆行盲目之流炸。即如最近廣州一市，中山大學，瓦礫堆積，數千市民，身負異處，雖曾引世界各國之責難，然狂飆迄未稍戢。諸君當知之，我中國空軍亦會飛向各大城市巡邏矣，而華府於諸君者，為親善之同情，而非無情之作孽。苟中國僅以貴國最近所加於廣州之炸彈數量，據以奉理，以投網於東京大阪或神戶諸城市及諸大學，其結果如何？中正告諸君：此種遠背公約，滅絕人道之舉，我中國空軍非不能為，實小不忍為身。

尤有一事，中正實不忍言，但又不能不言者，厥為對我婦女同胞之暴行，自十餘左右之幼女，乃至五六十歲之老婦，一遭毒手，闔族難免，或敵人輪流污辱，使受辱者不旋踵而呻吟斃命，或迫母女姑嫂數十婦女裸陳一室，先施淫淫，繼以殘殺，割胸剖腹；猶為未足，更施以難於格屈之暴行。貴國向來尊禮教，崇尚貞德，故為世界所稱道。詎至今日，從貴國軍人行為上之所發視者，不特神教掃地，武德喪然，直欲滅絕人倫，違逆天理。如此軍隊，不僅日本之恥辱，亦留人類之污點。我中國國民素守禮制，即如鄉里平民，亦特重節常教，而我婦女同胞，尤以含受蹂躪，乃交相激發，奮然而起，共執干戈，甚且手持鎗劍，刃剪鎖工具，向此無理性之禽獸格殺，代申天討，若有神助。諸君須知貴國在華傷亡之官兵，其數實有五十萬以上，而此五十萬人貴國所謂陣亡將士之「人柱」中，其死於我老幼婦女之手者，實不在少數。貴國軍隊中之官兵，自問不乏具有理性之人，視茲罪戾，憤不欲生，或被此相殺，或懸探自縊，乃剖腹自殺，而於衣袋中每有「死諫」二字之遺書。據此可知貴國軍部在中國之戰爭中，上下官兵，實已陷於自殺之悲境，而諸君在國內稱為軍部官傳所蒙蔽，以為渡港作戰死亡之子弟，皆是為國犧牲之榮譽的圖章，曾知此等死者，皆為軍閥使強迫下之冤魂，或負無窮之罪惡，或憤憤而殞世。不但無辜可言，且使貴國全體國民而蒙不可洗滌之千秋污名矣。

就上所述，諸君因受蒙蔽或罕聽知，但由國際正義之士已有文字照片等傳播于全世界，並世人類莫不引以為羞恥。然而諸君全體固不能負其責，負此責者，乃彼輩狂妄之軍部也。軍部喪失人性，不能以理智御下，故在下者，均無紀律，乃至上行下效，共趨於罪惡之深淵。而以製造罪惡和謗，任何國家，斷無法紀，釀亂軍，墮落至此，而猶可以不改者。諸君若不及時急起整頓軍閥制止侵略，則貴國前途之可悲，實屬不堪設想。諸君應及時追問貴國軍部檢討其慘毒政策，問其使華之惡毒究竟何在？使華之目的究竟？使華戰爭以來所得者究有幾何？而所失者已有幾何？停華之結果，能滅亡中國乎？能安定東亞乎？能排斥白人於亞洲之外而獨霸太平洋乎？諸君試思華戰爭以來貴國所收穫者果為何物，而所犧牲者又為誰入？故我之被戰，則屬日教，亦即所以教諸君。我中國歷史上振奮外侮，艱苦卓絕，每愈久而愈奮，况今我國民族奮鬥，已普及於全國，三民主義，已深入於民心，社福力量之堅強，更非昔時之可比。如果貴國軍部對一國之侵略一日不止，則我國民族之精神責任至如何情形亦必一日不止，固不待言，且仇恨固結，與時日以俱深，吾國春秋大義，有九世復仇之古訓，又曰「為國復仇雖百世可也」，敢言自此以後兩國互相殘殺之慘禍永無窮期，此種貼害百世殃及後代子孫之責任，將由此一時代之貴國國民諸君負之。總之中國之抗戰，不惟為自衛生存，實亦為實現中日兩國國民永來永久之福祉，而貴國暴戾之軍部，不惟為中國之敵人，實亦日本國民諸君之公敵。中國自抗戰至今，祇認日本之軍閥為敵，不以為日本國民之階級之敵。中國軍民，對於愛好和平而深受軍閥壓迫之諸君，始終認為利害共同之良友，而懷挾殊途之熱情與期待。深望諸君早察兩國安危之至計，顯誠一致，反對強暴軍部之一切措施，務使貴國國民止殺之意志與力量，促使變更侵略政策，恢復和平秩序。實現中日相互之親睦，奠定東亞永久之和平，此則不惟諸君之所共救國，亦即所以自救，且以救一般在華被軍閥壓迫而走告無門，求生不得之戰場中之兄弟也。願國存亡，繫於諸君國民之奮發，幸挾擇焉。

件來

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之共同綱領草案

總綱領

- 一、我們之共同目的，在於推翻台灣之帝國主義的統治，建立各民族平等之民主的革命政權。
- 二、我們認為台灣革命乃中國革命之一環，中國抗戰成功乃台灣各民族爭得自由解放之日也，故為台灣民族革命切身之需要，必須發動台灣各民族參加中國抗戰。
- 三、我們認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為人類文化之進步與保障世界和平之基本條件，故世界上與我們抱同一主張與願者，均為我們之同志，須與切實連絡合作。
- 四、我們對於中國各黨各派，凡堅決抗戰者，均認為朋友，以求其收效與援助。

共同政策

- 一、建立各民族平等之民主的革命政權。
- 一、保障人民之集會結社出版言論之自由。
- 一、保障人民之貧賤，信仰，居住及行旅之自由。
- 一、在擁護社會之共同福利與提高文化之原則下，鼓勵各民族之文化創造力，提高民族文化，廢除一切奴隸教育。
- 一、激發帝國主義者及漢奸在台灣之產業，剷除勞苦民衆之苛捐什稅，及各種壓迫。
- 一、廢除一切剝削制度，保障農民耕作權及工人勞動權。
- 一、實行社會共同福利之計劃經濟制度解決民生問題。
- 一、裁撤台灣軍事設備，保障世界和平。
- 一、連絡世界被壓迫民族及和平國家為人類解放而共同奮鬥。

編輯室

本刊是在全面抗戰的艱難中產生的，所以在產生的過程中特別感受到艱難和痛苦。但惟其感受到艱難和痛苦，纔產生了「新的生命」。我們決心以最大的努力為這新生命的刊服務，本期作者都是存這樣決心，寫了可寶貴的文章。

本期四篇專述評，將副刊被包圍情勢的發展扼要加以剖述。敵國自戰爭爆發以來，即陷於國際的孤立，而這種孤立的形勢，因為我們的堅決抗戰而更加嚴重化。國際間諜專家杜若君先生在「日本孤立的題目下深刻剖述了日寇的國際危機，日本問題專家邵敏謙先生也在「一年來的敵我關係」的題目下提供了特殊的材料。日本國內的危機更加險惡，而且複雜，其最根本的就是經濟和社會的危機。研究日本經濟問題多年的恩慈先生復正確地分析了目前敵國經濟全面的危機，拙作「戰時日本社會危機的發展」也把敵國社會危機最近的新發展加以分析。敵人的戰略和兵力也在走着日暮途窮的道路。凌宵先生「日寇兵力的檢討」的正確分析，解答了許多讀者的疑惑，日寇的紙老虎為所折穿。方秋萍先生軍事著作很多，這期給本刊寫檢討日寇的戰略的大作，而蔣聯軍事專家斯維羅道夫「對日軍作戰觀點觀察」，正把日寇戰略的檢討更加具體化。北岡先生特別研究華北的情形，本期撰述「敵人加緊統治華北的毒計」，唐道九先生研究日本經濟，這期集中發表「日寇開發華北的陰謀」。都是了解敵人毒計的重要論文。王乃昌先生研究日本政治，這期寫了「日本政體詳談」供給一般了解日寇真面目的資料。陳迅之先生將他在日本中所得的特殊資料貢獻給讀者使我們更加相信日本社會革命的主觀條件的相當具備。

本期收到有價值的稿件還有五篇，只因經費，時間及印刷的關係，不得不暫時留到下期刊載，盼熱心作者原諒！此後還盼各方源源惠賜大作，特別是關係敵人情報的特殊資料！

本刊特約撰述

(以姓氏筆畫多少爲序)

王凡生 周伯棣 張友漁
王芸生 周伊武 張季鸞
王亞南 周憲文 張鐵生
王紀元 胡愈之 張明養
方秋葦 胡愈之 陳正飛
戈寶權 施存統 陳北鷗
艾秀峯 徐繩祖 陳豹隱
池田幸子 思慕 陳博生
杜若君 符滌塵 曹樹銘
杜國庠 郭沫若 彭芳草
邵毓麟 高璘度 馮和法
何雲 鹿地亘 鄭森禹
李季谷 程希孟 劉希甯
李景禧 許世英 劉伯閔
青山利夫 許德珩 劉尊棋
金仲華 許滌新 藍天照
金則人 凌青 簡泰梁
金奎光 張仲實 漆琪生

介紹幾本日本問題新書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

宋斐如著 生活書店

日本工業經濟危機論

宋斐如著 祖國書店

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

宋斐如著 中山文化教育館

日本人民統一戰陣的發展

宋斐如著 上海雜誌公司

日本鐵蹄下的東北

宋斐如著 黎明書局

日本論

張原譯 光明書局

日本戰時體制

鄭森禹著 光明書局

日本經濟與經濟制裁

趙洵譯 雜誌公司

中日實力的比較

凌宵著 雜誌公司

研究日本問題

重要的參考書

日本的透視

售價六角

歐羅巴女士著 曹之學譯

和敵人決鬥時，估計自己的力量，和估計敵人的力量，都是很重要的。本書從各方面來分析日本內在的實情，找出它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各種不安與矛盾，著者根據的最最近確的材料，而所用的又是最新科學的方法，所以這本書實是一面鏡子；他準確地指出了那隻虎爪的老虎原是用紙糊成的！這對於二和敵人決鬥的我們，實在很有意義，我們取閱一切讀者推薦這一本好書。

日本政治研究

三元九角 著

當日本作戰的時候

南塔·約翰·合著

譯

本書為目前最詳實估量日本作戰能力的唯一專著，特點有三：
一、大膽指出日本軍事何者充實，何者薄弱；二、以最新的觀點推測日本在作戰時將發生的生產力間的衝突，及其國內革命的危險；三、所引資料，均為一九三一年以迄一九三六年之間，全書以分析日本論戰之目標為中心，並述「一九一八」侵華以後，其國內軍事經濟文化之狀態；如軍需工業之發展及其作用的程度，資源的匱乏，財政的枯竭，社會階級間矛盾，暴露無遺。用嚴厲，曾引動了全世界的注意。

-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 宋聖如著 一角二分
- 日本經濟能否持久作戰 謝登禹著 實價二角
- 日本的大陸政策 梅乃夫著 實價二角
- 日本大陸政策的真面目 羅德就論 實價二角
- 今日的日本 冷壁著 一角五分
- 日本的財閥軍部與政黨 思愚著 一角五分
- 中日關係簡史 張健明著 實價四角
- 近六十年來的中日關係 鍾亦石著 實價四角
- 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

各地生活書店發售